

錶

L · 班台萊耶夫作

勃魯諾 · 孚克繪

魯迅譯

譯文社印

生活書店發行

活生

\$0.4

譯文叢書插畫本

錶

L. 班台萊耶夫作

魯迅譯

勃魯諾·孚克繪

19·上海譯文社印行·36

譯文叢書插畫本

錶

每冊實價四角
外埠酌加寄費

原著者 L. Panteleev

譯者 魯 迅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上海福州路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四版

中宣會圖雜審委會審查證 審字第二〇六一號

譯 者 的 話

“錢”的作者班台萊耶夫 (L. Panteleev), 我不知道他的事迹。所看見的記載, 也不過說他原是流浪兒, 後來受了教育, 成為出色的作者, 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。他的作品, 德國譯出的有三種: 一為“Schkid”(俄語“陀斯妥也夫斯基學校”的略語), 亦名“流浪兒共和國”, 是和畢理克 (G. Bjelych) 合撰的, 有五百餘頁之多; 一為“凱普那烏黎的復讎”, 我沒有見過; 一就是這一篇中篇童話, “錢”。

現在所據的即是愛因斯坦 (Maria Einstein) 女士的德譯本, 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。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後記, 但因為不過是對德國孩子們說的話, 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, 是統統知道了的, 而這譯本的讀者, 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, 所以就不再譯在後面了。

當翻譯的時候, 給了我極大的幫助的, 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譯本: “金時計”。前年十二月, 由東京樂浪書院印行。在那本書

上，並沒有說明他所據的是否原文；但看藤森成吉的話（見“文學評論”創刊號），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。這對於我是更加有利的：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機，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。但兩本也間有不同之處，這裡是全照了德譯本的。

“金時計”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，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，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。譯牠在這裡：

“人說，點心和兒童書之多，有如日本的國度，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。然而，多的是嚇人的壞點心和小本子，至於富有滋養，給人益處的，却實在少得很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一說起好點心，就想到西洋的點心，一說起好書，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。

“然而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的童話，幾乎都是舊作品，如將褪的虹霓，如穿舊的衣服，大抵既沒有新的美，也沒有新的樂趣的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為大抵是長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兒童時代所看過的書，甚至於還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來，七八十年前所作的，非常之舊的作品。

“雖是舊作品，看了就沒有益，沒有味，那當然也不能說的。但是，實實在在的留心讀起來，舊的作品中，就只有古時候的“有益”，古時候的“有味”。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，也就明白了。總之，舊的作品中，雖有古時候的感覺，感情，情緒和生活，而像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樣，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

朵，來觀察動物，植物和人類的世界者，却是沒有的。

“所以我想，爲了新的孩子們，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，使他向着變化不停的新世界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。

“由這意思，這一本書想必爲許多人所喜歡。因爲這樣的內容簇新，非常有趣，而且很有名聲的作品，是還沒有介紹一本到日本來的。然而，這原是外國的作品，所以縱使怎樣出色，也總只顯着外國的特色。我希望讀者像遊歷異國一樣，一面鑒賞着這特色，一面懷着涵養廣博的智識，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，來讀這一本書。我想，你們的見聞就會更廣，更深，精神也因此磨鍊出來了。”

還有一篇秋田雨雀的跋，不關什麼緊要，不譯牠了。

譯成中文時，自然也想到中國。十來年前，葉紹鈞先生的“稻草人”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。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，而且也沒有人追蹤，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。看現在新印出來的兒童書，依然是司馬溫公敲水缸，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；甚而至於“仙人下棋”，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；還有“龍文鞭影”裏的故事的白話譯。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，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，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，那麼，那“有益”和“有味”之處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開譯以前，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。第一，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，介紹一點進中國來，以供孩子們的父母，師長，以及

教育家，童話作家來參考；第二，想不用什麼難字，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。但是，一開譯，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，孩子的話，我知道得太少，不夠達出原文的意思來，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。現在只剩了半個野心了，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麼樣。

還有，雖然不過是童話，譯下去却常有很難下筆的地方。例如譯作“不夠格的”，原文是 defekt，是“不完全”，“有缺點”的意思。日譯本將牠略去了。現在倘若譯作“不良”，語氣未免太重，所以只得這麼的充一下，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。又這裡譯作“堂表兄弟”的是 Olle，譯作“頭兒”的是 Gannove，查了幾種字典，都找不到這兩個字。沒法想就只好頭一個據西班牙語，第二個照日譯本，暫時這麼的敷衍着，深望讀者指教，給我還有改正的大運氣。

插畫二十二小幅，是從德譯本複製下來的。作者孚克 (Bruno Fuk)，並不是怎樣知名的畫家，但在二三年前，却常常看見他為新的作品作畫的，大約還是一個青年罷。

魯 色

錶

原书空白页

彼蒂加·華來德做過的事情，都糊塗得很。

他在市場裏到處的走，什麼都想過了。他又懊惱，又傷心。

他餓了，然而買點喫的東西的錢却是一文也沒有。

無論那里都沒有人會給他一點什麼的。餓可是越來越厲害。

彼蒂加想偷一件重東西。沒有弄好。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。

他逃走了。

他想偷一個小桶。又倒楣。他得把這桶立起來，拖着走。

一個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。她站在角落裏賣蛋餅。出色的蛋餅，焦黃，鬆脆，冒着熱氣。他抖抖的蹩過去。他不做別的，就只拿了一個蛋餅，喫了



一嗅，就塞在袋子裏面了。也不對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。安閑地，冷靜地，回轉身就走。

那女人跟了他來。她拍的打了一下。抓住他的肩頭，叫道：“你偷東西！還我蛋餅！”

“什麼蛋餅？”彼蒂加問着，又想走了。

這時可是已經聚集了一些人。有一個捏住了他的喉嚨。別一個從後面用膝蓋給他一磕。他立刻倒在地上了，於是一頓臭打。

不多久，一大羣人拖他去到警察局。

大家把他交給局長了。

“那是這樣的。我們給您送一個小扒手來了。他撈了一個蛋餅。”

局長很忙碌，沒有工夫。他先不和彼蒂加會面，只命令把他關在拘留所裏面。

照辦了。他就在那里坐着。

拘留所裏，彼蒂加坐在一條不乾淨的，舊的長椅上。他動也不動，只對着窗門。窗是用格子攔起來的。格子外面看見天。天很清朗，很明淨，而且藍得發亮，像一個水兵的領子。

彼蒂加看定着天空，苦惱的思想在他腦袋裏打旋子。傷心的

思想。

“唉唉”！他想。“人生是多麼糟糕！我簡直又要成爲流浪兒的罷？簡直不行了。袋子裏是有一個蛋餅在這裡”。

傷心的思想…… 如果從前天起，就沒有東西喫進肚裏去，人還會快活麼？ 坐在格子裏面，還會舒服麼？ 看着天空，還會有趣麼？ 如果爲了一件大事情，倒也罷了！ 但只爲了一個蛋餅…… 呸，見鬼！

彼蒂加完全挫折了。他閉上眼睛，只等着臨頭的運命。

他這麼等着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一聲敲。很響的敲。好像不在房門上，却在牆壁上，在那隔開別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。

彼蒂加站了起來。他睜開眼睛，側着耳朵聽。

的確的。有誰在用拳頭要打破這板壁。

彼蒂加走近去，從板縫裏一望。他看見了拘留房的牆壁，一條板椅，一個攔着格子的窗戶，地上的煙蒂頭。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全是空的。這敲從那里來的呢，捉摸不到。

“什麼惡鬼在這裡敲呢？”他想。“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罷？”

他正在左思右想，却聽到了一種聲音，是很低，很沙的男人的聲音：

“救救！ 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爐旁。爐旁邊的牆壁上有一條大裂

縫。他從這縫裏看見一個鼻子。鼻子下面動着黑鬍鬚。一個斜視的黑眼珠，悲傷的在張望。

“媽媽子！”那聲音求告着。“心肝！放我出去罷，看老天爺的面子！”

那眼睛在板縫裏爬來爬去，就好像一匹蟑螂。

“這滑稽傢伙是什麼人呢？”彼蒂加想。“發了瘋，還是喝醉了？一定是喝醉了！還聞得到燒酒味兒哩…… 呖……”

濃烈的酒氣湧進房來了。

“媽媽子！”那醉漢嘮叨着。“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站在那里，瞧着那醉漢，却全不高興去說話。別一面是他不要給人開玩笑。現在他無法可想了。他簡短的說：

“你嚷什麼？”

“放我出去，心肝！放我出去，寶貝！”

他突然叫了起來：

“大人老爺！同志先生！請您放我出去罷！我的孩子們在等我呢！”

真是可笑得很。

“傻瓜，”彼蒂加說。“我怎麼能放你出去呢？我也是像你一樣，關在這里的。你瘋了麼？”

他忽然看見那醉漢從板縫裏伸進手來了。在滿生着泡的手裏

是一隻錶。一隻金錶。足色的金子。帶着錶鍊。帶着各樣的掛件。

醉漢睜大了他的斜視眼，低聲說道：

“局長同志，請您放我出去罷！我就送給您這個錶。你瞧！是好東西呀！你可以的！”

那錶也真的在咕咕的走。

合着這調子，彼蒂加的心也跳起來了。

他抓過錶來，一跳就到別一屋角的窗下。因為好運道，呼吸也塞住了，所有的血也都跑到頭上來了。

那醉漢却在板縫裏伸着臂膊，叫喊道：

“救救！”

他頓着腳，好像給鎗刺着了的大叫起來：

“救救呀！強盜呀！強盜呀！”

彼蒂加發愁了，來回的走着。血又回到腳裏去了。他的指頭絕望的抓着錶鍊，抓着這滿是咕咕咯咯的響的掛件的該死的錶鍊。這裡有極小的象，狗兒，馬掌，梨子樣的綠玉。

他終於連掛件一起拉下那鍊子來。他把這東西塞進縫裏去：

“哪，拿去！你掛着就是！”

那醉漢已經連剩餘的一點記性也失掉了。他全不想到錶，只收回了那錶鍊：



“多謝，多謝！”他喃喃的說。“我的心肝！”

他從板縫裏伸過手來，來撫摩彼蒂加，還尖起嘴唇，響了一聲，好像算是和他親吻：

“媽媽子！”

彼蒂加又跑到窗下。血又升上來了。思想在頭裏打旋子。

“哈！”他想。“好運道！”

他放開拳頭，看着錢。太陽在窗格子外面的晴天上放光，錢在他手裏發亮。他呵一口氣，金就昏了。他用袖子一擦，就又發亮。彼蒂加也發亮了：

“聰明人是什麼都對的。一切壞事情也有牠的好處。現在我抓了這東西在這裡。這樣的東西，隨便那一個舊貨店都肯給我五十盧布的。什麼？五十？還要多……”

他簡直發昏了。他做起種種的夢來：

“首先我要買一個白麵包。一個頂大的白麵包。還有豬油。豬油是刮在麵包上來喫的，以後就喝可可茶。再買一批香腸。還有香烟，頂上等的貨色。還有衣服：褲子，上衣。再一件柳條

紋的小衫……還有長靴。但是我爲什麼坐在這裡做夢的？第一着，是逃出去。別的事都容易得很。”

不錯，一切都很好。只有一樣可不好。是他被捉住了。他坐着，好像鼠子落在陷阱裏。窗戶是有格子的，門是鎖住的。運氣捏在他手裏，只可惜走不脫身。

“不要緊，”他自己安慰着。“怎麼都好。只要熬到晚……不會就送命的。晚上，市場一收，他們就放我了。”

彼蒂加的想頭是對的。到晚上，人就要來放他了。這並不是第一回，他已經遇到過好幾回了。但到晚上又多麼長呀！太陽簡直一點也不忙。

他再拿那錢細看了一回，於是塞在破爛的褲的袋子裏。爲要十分的牢穩，就把袋子打了一個結。牆壁後面的叫喊和敲打，一下子都停止了。鎖發着響，彼蒂加回頭去看時，却站着一個警察，說道：

“喂，出來，你這小浪子！”

了不得！彼蒂加竟有些發愁。他跳起來，提一提褲子，走出屋子去。警察跟着他。

“快走，你這小浪子！見局長去！”

“好的！”——

彼蒂加在局長面前出現了。局長坐在綠色的桌子旁，手裏拿

着——點文件。他拿着在玩弄。上衣的釦子已經解開。頸子發着紅，還在冒熱氣。嘴裏啣一枝烟捲，在把青的煙環噴向天花板。

“日安，小扒手，”他說。

“日安！”彼蒂加回答道。

他很恭敬的站着。很馴良。他微笑着，望着局長，好像連一點水也不會攪渾的一樣。局長是噴着他的烟環，看起文件來了：

“唔，你什麼時候生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十一歲了。”

“哦。那麼，你說出來罷，你到我們這裡來做客，已經是第幾回了？我看是第七回罷？”

“不的。我想，是第三回。”

“你不撒謊嗎？”

“大約是這樣的。我不大清楚了。您比我還要清楚哩。”

彼蒂加是不高興辯論的。和一位局長去爭論，毫無益處。如果他想來



是七回，讓他這麼想就是了。他媽的！

“如果不和他去爭，麻煩也就少……也就放得快了。”

局長把文件放在桌子上，用手在那上面一敲，說道：

“我下這樣的判決，據面查你幼小的年齡和你的窮苦，應即移送少年教養院。你懂得麼？”

彼蒂加呻吟起來了。站不穩了。僵掉了。局長說出來的話，好像有誰用磚頭在他頭上敲了一下似的，使他發了昏。這事情，是他沒有料到的。是沒有豫計的。

但他立刻復了原，仰起頭來，說：

“可以的。我……”

“懂得了麼？”局長問着，還笑了起來，似乎彼蒂加的心情有多麼悲傷，多麼苦痛，他竟完全不覺得。彼蒂加是毫沒有什麼好笑。他倒要放聲哭出來了。

唉唉，彼蒂加，彼蒂加，你是怎麼的一個晦氣人物呵！

但這還不算了結。又來了更壞的事情。彼蒂加糟糕了。

局長叫來了一個警察，並且命令他，把彼蒂加從頭到脚的搜一搜。

“搜他一下，”他說，“他也許藏着兇器或是很值錢的東西的。細細的搜他一下。”

警察走近彼蒂加來。彼蒂加的心停止了，他的腿像是生了熱病似的發着抖。

“從此永遠分手了，我的寶貝！”他想。

但運氣的是那警察竟是一個傻瓜。一個真正的冤兄。他注視着彼蒂加，說道：

“局長同志，一碰着這流浪人，就要叫人惡心的。請您原諒。拜託您……今天剛剛洗過蒸汽浴。穿的是洗得很乾淨的。他身上會搜出什麼來呢？袋子裏一個白蠱，補釘裏一個跳蚤……一定的……”

彼蒂加聚集了他最後的力氣，可憐的微笑著，細起眼睛，望着那兵爺。

這意思就是說：“對呀。對呀。”

他一面想：

“一個很出色的跳蚤。這樣的跳蚤，是誰都喜歡的。”

他悄悄的用一個指頭去觸一下褲子的袋子。有一點東西在那里動，有一點東西在那里跳，好像一顆活的心臟，或是活的掙着的魚兒，這就是錢。

也許是對警察表了同情，也許是什麼都覺得無聊了，局長點點頭，說道：

“好罷，算了罷。不搜也成。這不關緊要……”

他在紙上寫上些什麼，蓋好印章，便交給了那警察：

“喂，同志，這是判決書。你到惠單斯其街，把這小浪子交給克拉拉·札德庚少年教養院去。可是你要交付清楚的呀。”

於是他站起來，打一個呵欠，走出房去了。

連對彼蒂加說聲再見也想不到。

警察把公文塞在皮包裹，歎一口氣，拿手鎗掛在肚子邊。又歎一口氣，戴上帽。

“來！…… 來，流浪兒…… 走罷！”

彼蒂加提一提褲子，跨開大步便走。

他們倆一徑向着市場走，通過了擁擠的人堆。一切都如往常一樣，騷擾，吵嚷…… 一大羣人們在那里逛蕩，叫着，笑着，罵着，唱着曲子。什麼地方在奏音樂。鵝在嘎嘎的叫。瘋狂似的買賣。但彼蒂加却什麼也不聽見。他只有一個想頭：

“跑掉！ 我得跑掉！”

像一隻狗似的，他在警察前面跑，撞着商人們和別的人，只用眼睛探察着地勢，不住的苦苦的想：

“跑掉？ 但往那里跑呢？”

警察釘在他後面像一條尾巴，他怎麼能跑掉呢？ 他一眼也不放鬆，氣喘吁吁地，不怕疲乏地在緊跟着他走。

不一會，市場已在他們後面了。彼蒂加却到底沒有能逃走。

他完全沒了主意，茫然自失了，走路也慢起來。

這時警察才能夠和他合着脚步，他呻吟道：

“你簡直是亂七八糟的飛跑，你這野孩子！你爲什麼儘是這麼跑呀？我可不能跑。我有腎臟病。”

彼蒂加不開口。他的腎臟和他有什麼相干呢，他有另外的擔心。他完全萎掉了。

他又低着頭趕快的走。

警察好不容易這才喘過氣來，問道：

“說一回老實話罷，你這浮浪子。在市場上，你是想溜的罷，對不？”

彼蒂加喫了一驚，擡起頭來：

“什麼？想溜？爲什麼？”

“算了罷！你自己很明白……你想逃走的罷？”

彼蒂加笑着說：

“你弄錯了。我沒有這意思。就是您逼我走，我也不走的。”

警察詫異得很：

“真的？你不走的？”

他忽然站住了，搔一搔眉毛，拿皮包做一個手勢：

“走罷！跑罷！我准你的！”

這就像一擊。像是直接的一擊。彷彿有誰從後面踢了他一

脚似的。彼蒂加全身都發起抖來了。他已經想跑了，幸而他瞥了那警察一眼。那傢伙却在露着牙齒笑。

“噯哈！”彼蒂加想。“你不過想試試我罷咧。不成的，好朋友。我知道這玩藝。我還沒有這麼傻呢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於是很誠實的說道：

“您白費力氣的。我是不走的。即使您打死我……我也不高興走……”

“爲什麼呀？”

警察不笑了，查考似的凝視着彼蒂加。但他却高聲叫喊道：

“爲的是！——因爲您毫沒有逼我逃走的權利的。您想我逃逃看。但是您又不放我逃的。您守着規則，帶我到應該去的地方去罷。要不然，真叫我爲難呀。”

這麼說着，彼蒂加自己也喫了一驚。

“我在說什麼廢話呀？”他想。“真是胡說白道……”

警察也有些擔心了。他倉皇失措，揮着兩手教他不要說下去。

“你當是什麼了？你真在這樣想麼？……好了，好了，我不過開一下玩笑……”

“我知道這玩笑，”彼蒂加叫道。“我不受這玩笑。您要指使我逃走呀！不是嗎？帶領一個正經人，您不太腐敗嗎？是不



是？您說這是玩笑嗎？
您是沒有對我硬開玩笑的
權利的！”

彼蒂加不肯完結了。
他交叉了臂膊，哭嚷起來。
路人都詫異。出了什麼
事呢？一個紅頭毛孩子，
給人刺了一鎗似叫罵着，
旁邊是一個警察，滿臉通
紅，窘得要命，眯着眼，發
抖的手痙攣的抓着皮包。

警察勸彼蒂加不要嚷
了，靜靜的一同走。

這麼那麼的纏了一會之後，彼蒂加答應了。

他顯着生氣的臉相，目不邪視的往前走，但心裏幾乎要笑出來。

“這一下幹得好。我給了一個出色的小釘子！這是警察呀！
好一個癡子！…… 十足的癡子！……”

這回是警察要擔心了自己的脚，好容易才能夠拖着走。他要
費很大的力，這才趕得上。但他不說話，單是歎氣，並且總擦着臉
上的汗。彼蒂加向這可憐人來開玩笑了。

“您爲什麼走得這樣慢的？您在閒逛麼？您簡直不能快一點麼？”

“我不能。我真的不能。這是我的腎臟的不好。我的腎臟是弱的。牠當不起熱。況且我今天又洗了蒸汽浴。很熱的蒸汽浴。我有些口渴了……”

他忽然看見一家茶店。叫作“米蘭”。有着漂亮的店門，還掛一塊五彩畫成的大招牌。

他站住了，說道：

“阿，請呀，我們進去罷。我們喝點東西去。”

“不，”彼蒂加說。“進去幹什麼？”

“好好”，警察懇求道。“我和你情商。我全身都乾了。我口渴了。我們喝點汽水或者茶去。或者檸檬水。給我一個面子，小浪子，一同進去罷。”

彼蒂加想了一下。

“可以，”他說，“您進去罷。但是不要太久。”

“那麼，你呢？”

“我不去。我是不走進喫食店去的。我不高興……”

警察躊躇了起來，很惴惴的問道：

“你也不跑？”

彼蒂加勃然大怒了：

“您又來了！您在指使我！如果您在這麼想，您就該馬上送我到教養院裏去。懂了嗎？喝茶不喝，隨您的便！”

“喂，喂，”警察說，“不要這麼容易生氣呀。我不過這樣說說的。我知道你是不跑的。你是一個乖小子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彼蒂加打斷他，“我沒有這麼多談的工夫。您進去罷。”

那警察真的進去了。他放彼蒂加站在門口喝茶去了。彼蒂加望着他的後影，微笑起來：

“這樣的一個癡子，是不會再有的。”

他微笑着，拔步便跑，走掉了。

他轉過街角，這才真的跑起來。他狂奔。他飛跑。像生了翅子一樣。像裝了一個推進機一樣。他的腳踏起煙塵來。他的心跳得像風暴。風在他臉旁呼呼發響。

房屋，籬垣，小路，都向他奔來。電線桿子閃過了。人們……山羊……警察……

他氣喘吁吁的飛跑着。

他跑了多久呢，他不知道。他要往那里去呢，也不知道。終於在街市的盡頭站住了，在一所教堂的附近。

他費了許多工夫，這才喘過氣來，清醒了。他向周圍看了一遍，疑惑着自問道：

“現在我真的自由了？”

怎樣的運氣！這好極！他又想跑了。只因爲快活。

“自由哩！自由哩！”

運氣的感覺生長起來。於是他想到了錶：

“唉唉，我的錶！我的出色的錶！你在那里呀？”

他一摸袋子…… 錶不在了。

他發了瘋似的找尋。沒有錶。

怎麼好呢？

他再摸一下袋子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連袋子也沒有了。牠是只用一條線連着的，恐怕給那錶的重量拉斷了。他向周圍一看。地上並沒有東西。他搖搖腿。沒有……

絕望抓住了他。挫折得他靠着教堂的牆壁，幾乎要哭出來。

“見鬼！見鬼！我就是碰着這種事！”

他總永遠是倒楣！

然而他沒有哭。彼蒂加知道：眼淚，是女人的。一個像樣的小浮浪兒，哭不得。錶不見了，那麼，就去尋。

他跑回去。

但跑也不中用。他把路忘掉了。他已經不記得，自己是走那條路來的。最好是找人問一問。

人家的門前站着一條大漢。他穿着兵似的褲子。在磕葵花子，把殼吐在地面上。

彼蒂加向他奔過去：

“阿伯！阿伯！”

“什麼事？那里火着了？”

“您可知道‘米蘭’茶店在那里呀？”

“不，”那傢伙說，“我不知道。‘米蘭’是什麼子呀？”

“是茶店。有一塊招牌的。”

“哦。有一塊招牌的？……那我知道。”

“那麼，在那里呢？”

“你問牠幹什麼？”

“您不管我罷。您告訴我就是。”

“好罷。那麼，聽着呀。你儘是一直走。懂嗎？再往左走。懂麼？再往右走。懂麼？再是一直走。再打橫。再斜過去。那麼，你就走到了。懂麼？”

彼蒂加不能懂。

“怎麼？”他問。“往右，往左，



後來呢？”

他注視着那傢伙。他立即明白了：

“他在和我尋開心，這不要臉的！”

他氣惱得滿臉通紅。他上當得真不小。他狠命的在那傢伙的手上敲了一下，敲得葵花子都落下來。於是跑掉了。

他跑着，儘力的跑着。上那里去呢，連自己也不知道。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的什麼大路和小巷，走過什麼地方的一座橋。

忽然，有一條小巷裏，他看見牆壁上有一個洞，而且分明的記得：他是曾經走過這地方的。那牆壁上的洞，使他牢牢的記得。

他放緩了脚步，看着地面。他在尋錢。他固執的搜查了地上的每一個窪，每一個洞。什麼也不見。沒有錢。大約是已經給誰檢去了。

地面在他腳底下搖動起來。因為痛苦，他幾乎失了神。好容易這才挨到了“米蘭”，坐在那里的階沿上。他坐着，垂了頭。他已經不高興活下去。

他一動不動的坐在那里，好像一塊木頭。氣惱。陰鬱。用了惡狠狠的眼睛凝視着地面。

忽然間——那是什麼呀。

他彎下身子去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那是什麼呵？！

這裡，階沿前面，可就躺着裝錶的打了結子的袋子。真的！牠的確在這裡！

彼蒂加發了抖，檢起袋子來。他剛剛拿到手，那警察已經從茶店裏出來了。

“你在這裡？”

彼蒂加喫了一驚。

“好傢伙，”那警察說。“好，你竟等着！真的了不得。我倒料不到你有這麼正直的。”

他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烤透了的點心來，送給彼蒂加。

“哪，拿罷。因為你安靜的等着。拿呀。還特地給你十個戈貝克^(註)，這是我真心真意給你的。”

彼蒂加接過點心來，嗅了一下，狼吞虎嚥的喫了，這才恢復了元氣。

“很好。謝謝你的點心。但你為什麼弄得這麼久的？我不是來等候你許多工夫的呀！”

“這就行了，這就行了，”警察回答說。“不要見怪罷。我一起不過喝了六杯茶和喫了一個白麵包。現在我們能走了。來罷，請呀，小浪子。”

註：十戈貝克現在約值中國錢一角——譯者。

這時他們走得很快。很活潑。尤其是那警察。他竟開起快步來。好像他完全忘記了他的腎臟了。彼蒂加把錶悄悄的藏到褲裏去，塞在一個補釘的褶疊裏。他已經很有精神。他不喜歡垂下頭去了。

“都一樣的，”他想。“全無關係。現在我已經不能溜掉了。還是不溜。我從教養院裏再跑罷。”

他們到了寬闊的惠覃斯基街。他們走上很峭的高地去。警察指着遠處道：

“你看見上面的屋子嗎？白的……綠房頂。那就是克拉拉札德庚教養院呀。快到了。”

不多久，他們就站在那屋子的前面。是一所體面的屋子。許多窗戶帶着單窗。一個前花園種着滿是灰塵的白楊。一個中園。一層鐵格子。一重大門……

警察去敲門。牆後面的一隻狗就叫起來。牠的鐵鍊索索的響。

彼蒂加悲哀了。可怕的悲哀。他歎一口氣。

“教養院？”他想。“出色的教養院呀。就像監獄一樣。到處都鎖着。誰說能從這裡逃走呢！”

門上開了小小的望窗。露出一個細眼睛的臉來。像是韃靼人，或者中國人。

“誰呀？有什麼事？”

“你開罷！”警察大聲說。“不要緊的……沒有大事情。我帶一個孩子來了，偷了東西的……”

小窗又拍的關上了，鑰匙在鎖上發響。大門開了，站在那里的並非韃靼人或中國人，却是一個細眼睛的俄國人。

“日安，”他說。“請進來。”

他們走到中園。那狗向他們撲來了，嗅着，哼着。

細眼睛叫牠回去：

“回去，區匿希！（註）”

“請到辦公室裏見院長去，”他轉臉對兩人說。“走過中園，在三樓上。”

警察端正了姿勢。他扶好手鎗匣子，開起正步來：一，二，向左，向右。

彼蒂加跟着他並且向各處看。是一個很大的，鋪着石頭的中園。石頭之間是細葉蕁麻和各種別樣的野草。

開着的窗戶裏，有孩子們在張望，注視着彼蒂加。

“孩兒們，一個頭兒來了！”

“什麼？”彼蒂加想。“我是頭兒麼？”

註：König 是德語，“王爺”的意思，但這裏是狗名——譯者。

他們上了樓梯，走到辦公室去。辦公室前面的地板上，坐着一個小小的，黑顏色的野孩子，用毛筆在一幅很大的紙上，畫着五角星。

“日安！”警察道。

“日安！”那野孩子用了誠實的低聲回答說。“你要和院長說話麼？”

“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！有人要和你說話呢！”那野孩子嘲笑似的，露出牙齒的笑着，把彼蒂加從頭到腳的打量了一通。

鄰屋裏走出院長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來。是一個小身材的，禿頭，眼鏡，淡灰色鬍子。

“哦，”他說。“日安！你帶了一個新的來了？”

“是的，”警察說。“日安”請你給判決文一個收據！”

“什麼？哦哦，是的！你可以去了。”

警察拿着收據，查了一下。

“再見！”他說。“好好的在着罷，孩子！”

他出去了。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在桌旁坐下，檢查似的看着彼蒂加。

“你叫彼得？”（註）

註：彼得(Piotr)才是他的正式名字，彼蒂加(Petika)即由此化出，是親愛，或者輕視時的稱呼——譯者。



“是的，”彼蒂加回答說，並且告訴了他的姓。

“哦。你偷了東西？”

彼蒂加臉紅了。他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。這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是一個怪物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……這幹不得。你還年青。還要成一個有用人物的。現在我們得首先來整理你的外表。是的……米羅諾夫，領這新的到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那里去……”。

黑孩子跳起來，放下毛筆，擦了手。

“來罷，你的造孽的。”

他們走過許多迴廊。那些地方都有點暗。電燈發着微弱的光。兩邊都看見白色的門戶。

“這是課堂，”黑孩子說明道。“這裡是授課的。”

“但你現在帶我到那里去呢？”彼蒂加問。

“到衛生課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那里去。他會給你洗一洗的。”

“洗一洗？”

“唔，自然。在浴盆裏。”

那孩子敲了門。

“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！我帶了一個新的來了！”

他們迎面來了一個穿白單衫的胖子。他有很大的耳朵，雄壯的聲氣。這衛生課……大概是個德國人……

“一個新的？”他問。“多謝。進浴室去罷。水恰恰熱了。”

他就拉了彼蒂加去。

“脫下來。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“脫下來罷。你得洗一個澡。用了肥皂和刷子。”

彼蒂加脫下他的破爛衣服來。非常之慢。

“但願這錶不要落掉了才好！”他想。

那德國人說道：

“都輕輕的放着。我們就要在爐子裏燒掉牠的。”

彼蒂加喫了一驚。他痙攣地緊緊的抓住了褲子。

“怎麼？爲什麼？燒掉？”

“不要擔心。我們要給你一套另外的衣服。乾淨的。一件乾淨的小衫，一件乾淨的上衣，你還要弄到長靴哩。”

他怎麼辦才是呢？他精赤條條的坐着，那手緊抓了齷齪的破爛衣服在發抖。但並不是因爲冷。浴室是溫暖的，還熱呢。他

的發抖是爲了憂愁。

“怎麼好呢？都要沒有了。”

但他一點也不願意放棄。

他的運氣，是那德國人暫時離開了浴室。想也來不及多想，彼蒂加就解開破布來，把金錶塞進嘴裏去。這很費力。他幾乎撐破了嘴巴。面頰鼓起來了。舌頭又非常之礙事。然而他弄好了，熬住了，並且咬緊了牙齒。

錶剛剛藏好，德國人就又走了進來。拿着一個鉗子。他用這鉗子夾着彼蒂加的衣服，搬了出去。於是他又回來，把水放在浴盆裏。

“進去。”

彼蒂加爬進浴盆去，熱水裏面。一轉眼，那水就渾濁了。這並不是變戲法：這之前的一回浴，他還是五年前洗的。後來他這里那里的在野地上固然也洗過……但這麼着，身子可也不會真乾淨……

洗浴使他很舒服。在裏面是很好的，他甚至於情願從此不走出。

但大大的晦氣是那德國人竟是一個多話的漢子。他用肥皂給他洗着頭的時候，話就沒有住。他沒有一剎時是不聲不響的。他要知道一切，對於什麼都有趣。他爲什麼名叫彼蒂加的，警察

爲什麼捉他的，在那里失掉了他的父母的。連什麼屁事他都想知道。

彼蒂加不說話。彼蒂加有錢在嘴裏。

他各式各樣的用了他的頭。他看着質問，有時點點，有時搖搖。要不然，就喃喃的來一下。

他的沈默，大概很使這德國人不快活了，因爲他關上了他的話匣子。

他換了水。他放掉髒水，然後捻開兩個龍頭，放進新鮮的水，冷的和熱的來。於是坐在屋角的椅子上，拿了報紙。

“就這樣的坐着罷，骯髒就洗掉了……如果太熱了，那就說。我來關龍頭。”

彼蒂加點點頭。

水從龍頭裏潮水似的湧出。漸漸的熱起來了。簡直就要沸了。

德國人却舒舒服服的儘



在看他的報紙，他的大耳朵微微的在牽動。

水還是流個不住。已經難熬了。逼得彼蒂加輾轉反側，只是移來移去，却一聲也不響。

終於：他再也打熬不住了，就鑽下水去，吐出錢來。於是飛似的鑽出，拚命的叫道。

“熱呀！”

德國人跳了起來，拋掉報紙，伸手到水裏去一摸，喝道：

“孩子！孩子！你瘋了麼？快出來！快快！”

他抓着彼蒂加的肩頭，拉了他出來。他很氣惱他，大聲說道：

“你爲什麼不說的？這水，已經煮得一隻雞了。”

他放許多冷水進浴盆去，於是再用肥皂來洗彼蒂加的背脊。

當在這麼辦理時，彼蒂加就用兩手去摸浴盆底。他是在尋錢。他的指頭終於碰到了一個滑滑的圓東西。他就放進嘴巴去。

但這一回却非常之艱難。大約是因爲這錢受熱發了漲，或者是嘴巴洗得變小了……但錢也竟塞進嘴巴裏去了。他幾乎弄斷了牙齒。

德國人又用清水給他沖洗了一通。

“好啦。坐着。我給你取衣服去”。

他出去了。彼蒂加坐在肥皂水裏面。他忽然覺得，水在減少下去了。

當那德國人回來的時候，彼蒂加只坐在空的浴盆裏。

“爲什麼你把水放掉的？光着身子坐在空盆裏，是會生病的呢。”

水怎麼會走掉的呢，彼蒂加不知道。他沒有放。他全不明白怎麼會這樣。

“那就是了，”德國人說。“快穿衣服。就要喫飯了。你來得太遲了。”

他給他一整套衣服，襪褲，一條褲子，一件上衣……還有長靴。都嶄新，都乾淨。

彼蒂加動手穿起來。在他一生中，穿襪褲是第一回。德國人注視着，而且微笑着。彼蒂加也微笑着。

德國人突然嚴重了。

他詫異地看着彼蒂加的臉，問道：

“你嘴裏有着什麼？什麼在那里發亮？”

彼蒂加嚇了一跳，閉上了嘴唇。

“我這昏蛋！癡子！我就是笑不得！”

他轉過臉去，聳一聳肩膀，好像是在說：“無聊！這是不值得說的。”

但那德國人不放鬆。他來挖彼蒂加的嘴。

“張開牙齒！你嘴裏是什麼呀？你把什麼東西藏在那里

了?”

彼蒂加張開了嘴唇。

“吐出來!”

彼蒂加歎一口氣，用舌尖把錢一頂，吐出來了，就在德國人的手上。

但他却發了驚怖的一聲喊。

在德國人手裏的並不是錢，倒是一個白銅塞子，就是用在浴盆裏面的。

彼蒂加大大的喫了驚。德國人也很詫異。

他以為彼蒂加是瘋子。他疑惑的問道：

“告訴我罷，孩子，為什麼你把塞子塞在嘴裏的？這怎麼行呢？把金屬東西塞到嘴裏去？”

彼蒂加想不出應該怎麼回答他。他撒了一個漫天大謊：

“肚子餓，”他低聲說。“我餓得很。”

這時他總在偷看着浴盆。

錢在那里呢？

他什麼也沒有看見。浴盆是空的。裏面只有一塊溼的浴布。

錢一定就在浴布的下面。如果德國人走出屋子去，他就可以拿了那錢來。然而德國人竟一動也不動！他對彼蒂加表着滿心的同情：

“我的天老爺！這麼着的！這樣的白銅東西可是不能喫的呀。馬上要喫飯了，湯呀，粥呀，麥屑飯呀。但是白銅東西，呸，見鬼，可是喫不來的！這是硬的！哪，你瞧……”

他把塞子拋在浴盆裏。噹的一聲響。彼蒂加忽然看見德國人向浴布那面彎過腰去了。如果他拿起浴布來，錢就躺在那下面……阿呀!!!

他並不多思索，就直挺挺的倒在地板上，叫了起來：

“阿嚏！”

德國人奔過來：

“什麼事？你怎麼了？”

彼蒂加叫個不住，全身痙攣的發着抖：

“阿嚏呀！”

德國人慌張了起來。他向各處亂鑽，撞倒一把椅子，奔出門外去了。

彼蒂加就走到浴布那里去。一點不錯！錢就躺在那下面。彼蒂加拿起牠，擦乾了，狂喜的看着。金好像太陽一般的在發光……他感動地把這太陽塞在嶄新的，公家的褲袋裏……

當那德國人手裏拿着一個小瓶，跑了進來的時候，他恰恰已經辦妥了。

“噢呀！噢這兒呀！”他大聲說。“這是亞摩尼亞精呀。”



彼蒂加踉蹌的走了幾步，去嗅那小瓶，打幾個噴嚏，復了原。

他很好的著好衣服，穿上長靴。長靴小了一點。但倒還不要緊。他顯得十分漂亮了。他繫上皮帶，弄光了頭髮。

“可惜，”他想，“這裡沒有鏡子！我真想照一照！”

“那麼，喫飯去罷，”德國人說。

他們走到廊下的時候，適值打

起鐘來，鐘聲充滿了全樓。孩子們叫喊着，頓着腳跑過廊下去。

“喫飯囉！”他們嚷着。“喫飯囉！”

彼蒂加到處被磕碰，挨擠，衝撞。他們幾乎把他撞翻了。德國人也不見了。

他很倉皇失措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忽然間，他看見了那黑色的孩子，就是那在辦公室前面畫星的。他微笑着，點點頭：

“這裡來！”他大聲說。“同去罷！”

他們一起跑進教養院的食堂裏。

裏面的長桌子前面，已經坐着一大羣孩子們。桌子上面，錫盤裏噴着熱氣。這熱氣是很使人想喫東西的，彼蒂加竟覺得鼻子

癢，膝髁也發了抖。

開始用膳了。

孩子們在吵鬧，搖着匙子，彼此拋着麵包屑。彼蒂加撲到湯跟前。這是不足怪的：這兩天來，除了警察給他的一小片點心之外，他什麼也沒有落過肚。他很貪，很凶的喫東西。

德國人並沒有撒謊。湯之後，粥來了。是加了奶油的蕎麥粥。彼蒂加仍舊很快很貪的喝了粥。於是來了麥屑飯。他喫的一點也不剩，還舐一舐盤子。

坐在他近旁的孩子們，都發笑了。笑得特別響的是一個獨隻眼的孩子，額上繃着一條黑綿紗。他不顧面子的嘲笑道：

“這麼一個飯桶！這麼一個饞嘴！就是一匹大象，也不喫的這麼多呀！”

這使大家更加笑起來。彼蒂加氣惱了。他熬着，但是熬不久。他把匙子舐乾淨，看定了獨隻眼的無恥的眼睛，擲了出去，那匙子就打在他的前額上。

那孩子嚇人的哭起來。出了亂子了。跑來了院長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

那孩子哭着，用拳頭擦着前額，這地方腫起着一個大瘤。

“誰打得你這樣的？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問。

“這人！”他指着彼蒂加。“是這個流浪兒！用匙子！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嚴厲的看定了彼蒂加。

“站起來！我對你說，站起來！”

彼蒂加站起來，陰鬱地望着前面。

“您想要怎麼樣呢？”他的眼光像在說。

“唔，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說。“唔。那麼，到這裡來。”

要怎麼樣呢，彼蒂加不知道。他跟着院長去了。當他們走到食堂門的時候，他聽到了一個聲音：

“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，這新的是沒有錯處的。”

他知道這聲音。這是黑孩子。



他們走到廊下。

“唔，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說。“聽着罷，我對你說的話……我們這裡是不能打人的……打人，這可不行……在街上，也許會挨打的……在這裡却不行……懂了麼？現在就罰你站在這地方，到大家喫完了中飯。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回

轉身，走掉了。

不久就喫完了中飯。孩子們都從食堂裏跑出來。他們跑過彼蒂加的身邊。彼蒂加貼在牆上。孩子們不斷的走過去。獨隻眼看見了他的時候，就向他伸一伸舌頭。黑孩子走過了：

“你同去洗澡麼？”

彼蒂加活潑起來了：

“到那里？”

“到河裏……大家都去的。走罷！”

彼蒂加已經打好了主意。

“去的！”

他和黑孩子跑過了廊下。那伙伴在路上叮囑他道：

“不要和畢塔珂夫去吵架。就是他先來了，也不要理他。

只要去告訴‘級議’，學級會議去。”

“原來你是這樣的看法！”彼蒂加想。“我可沒有這工夫了。一到河邊，我就跑得永不再會了！”

他們走進一間大廳裏。壁上掛着許多像，李寧，託羅茨基。地板像水面似的在發光。已經聚着一大羣孩子們。兵一般的站成了兩列。一個有鬍子的人拿了一根小棍子，指揮着。

“立正！向右看齊！”

彼蒂加也排進去，兵似的嚴正，移動着向右看齊。

這時走來了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。他來給孩子們點名，叫這個繫好皮帶，叫那個去洗臉。

他一看見彼蒂加，就揚起眉毛來：

“怎麼？這新的也要去麼？——不行！今天你不能去！你該休息着！”

他看着獨隻眼：

“畢塔珂夫也不行。爲了他今天的舉動，他這回不許去洗澡！”

那孩子哭起來，退出隊伍去了。

彼蒂加也退出了隊伍，然而沒有哭。

他不過悲哀的站着。

排成兩列的孩子們，從他面前經過。開着正步：

“左！左！”

他們終於走完了。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走近彼蒂加去，拍着他的肩頭：

“要快快活活的，孩子！你在我們這裡就會慣的。那些孩子們都很心滿意足。只是打架却不行。哦。到中國裏去玩去。去罷！”

彼蒂加到中國去了。

剩下的孩子們，都在那里玩小木頭的遊戲。彼蒂加也被邀進去，一起玩，但他就微笑着說道：

“我不玩了。這是給小孩子弄的。”

他退到籬垣旁邊，坐在一堆小石塊上。

他沈思着：

“怎麼辦呢？”

黃昏開始了。發了霧。太陽落下去了。孩子們還在玩他們的遊戲。他們的聲音響到他這裡來。

“牧師！（註）他糟了！”

“胡說！牧師在市裏呢！”

平滑的小木頭飛過空中，拍的落在地面上。

彼蒂加想着：

“逃走！這是當然的。不過總是把錢帶在身邊却危險。這會鬧出討厭的亂子來。誰知道呢？也許這裡是每天要燒掉舊衣服的……還是暫且把錢藏起來……”

他的計劃立定了。他決計把錢埋到土裏去。並且就放在那里，一直到他逃走的時光。他也想當夜就逃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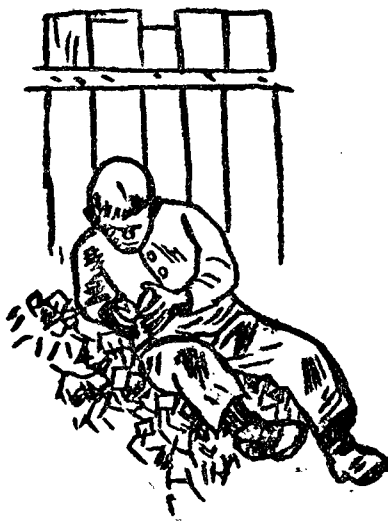
註：在俄國最喜歡“戈洛特基”（Garodki，意云“小市”）的遊戲：地面上畫一塊四角的地方，用五塊小木頭，長七寸，厚二寸，各各刻着一定的形狀，在大約距離四丈的遠之處，用長有二尺半的短棍，將地打出小市去，若有飛到“市邊”，在這界線上站住的，那就是“牧師”——譯者。

他伏着，望着周圍。孩子們在玩小木頭，有一個牧師給打倒了。教員在看書。沒有人向他這邊看。

他摸出錢來。他起了好奇心了：那裏面究竟是怎樣的呢？

他叮的一聲捺開蓋。但是還有一個蓋。上有兩個黑色的字母：S·K。(註) 兩層的蓋底下是玻璃，看見指針在裏面。

小小的黑的圈子裏，秒針在走動。時針和分針却走得令人不知不覺：如果看定牠，牠是不動的。但放一會再去看，牠却改了位置了。錢上是七點鐘差一分。



他就在籬垣脚下扒開小石頭，掘一個洞，有達到肘彎的深。他合上錶，用布片好好的包起來，放在洞底裏。

於是他又蓋上泥土去，用手按實牠，再把小石頭放在那上面。爲了容易尋着牠，又在兩石之間插了一枝小木棒。

於是他伸一伸腰，枕着他寶貝上面的石塊，做起夢來了。

註：這就是醉漢梭蒙·庫兌耶爾(Semion Kudeyar)姓名的略字——譯者。

總是這些事：

“我要買一件上衣。綴着羊皮領子的…… 一把削筆的小刀。(註) 或者也要一枝手鎗。果子汁的糖球…… 蘋果……”

他完全進了他的夢境，忘掉自己的可憐的景况了。

當大家洗浴回來的時候，就都到食堂裏去喝茶。彼蒂加並沒有注意獨隻眼，雖然那人却又來嘲弄他了。黑孩子又激昂了起來：

“還不完麼，畢塔珂夫？他給你的還不夠受？你還想添？”

從此畢塔珂夫就不來攪擾他了。

喝茶之後，所有的孩子們，大的和小的，都到中園裏去玩球。

彼蒂加很快活。可惜的是他不懂得這玩藝，只好不去一起玩。但這是非常愉快的遊戲。

天全暗了，天空上裝滿了星星的時候，打起鐘來了。教員高聲叫喊道：

“睡覺哩，孩子們！”

大家都湧進寢室去。

這是一間廣大的，不大明亮的屋子。白牆壁，所有的電燈罩，都是乳白玻璃的。滿屋排列着臥牀，像在病院裏一樣。

註：這只因為這種刀很快的緣故，並不是想讀書——譯者。

黑孩子指着自己旁邊的一張牀：

“這是你的牀。你挨着我睡……”

波蒂加看那牀。他幾乎駭怕了。

“我真可以睡在那上面麼？”

雪白的牀單和枕頭，一條灰色的蓋被，上頭有一塊乾淨的毛巾。

“如果我的老朋友在這裡看見我，……他們一定要笑的……睡起來怕是很好的罷……”

他於是想：

“無論如何，半夜裏我一定得逃走……”

然而他並沒有逃走。他絕沒有逃走。他一躺下馬上睡得爛熟了，而且一直到早晨沒有醒。這是不足為奇的。他正疲乏得要死……

有人拉了他的腳。他醒轉來，把腳縮進蓋被裏去了。但又有人在搖他，拉他的肩膀。他擡起頭，睜開了渴睡的眼睛。面前站着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。他的臉是莊重的。他的眉毛在陰鬱的動。

所有的孩子們還睡着。滿屋子響着元氣的鼾聲……天還沒有全亮。

“起來，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說。“唔……起來。有點事

情要找你。”

彼蒂加清醒了：

“什麼事呀？”

“警察局裏來了一個人，來要你的。”

彼蒂加的頭又落在枕頭上面了。他幾乎要叫出來。

“他來要你，我不知道爲什麼。唔…… 起來…… 穿衣服罷。”

彼蒂加穿起衣服來。他的手發着抖。他的腿發着抖。穿褲子也費力。他失了元氣了。

“警察局爲什麼來要我呢？…… 糟糕……”

不多久，他穿好了，就跟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去。

辦公室裏坐着一個年青的警察，沒有鬍子，挾一個皮包。

他站起來：

“他就是麼？”

“是的，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說。

“那麼，請您允許我帶了他去。來，市民。”

他們出去了。往那里去，爲了什麼，彼蒂加都不知道。那警察走得很快。他總在催促着彼蒂加：

“快些！快些！”

彼蒂加忍不住想問他。然而他沒有敢。這警察是很莊重

的。終於，他鼓起勇氣來，惴惴的問他了：

“對不起，爲什麼我得到警察局去的？”

“這是你自己明白的。”

冷冰冰地，真像一個官。

他們就到了市場。彼蒂加照例的又想混進人堆裏去了，但警察抓住了他的肩頭：

“那里去？你往那里去？我們繞着市場走。不要玩花樣。”

他們繞着市場走，到了警察局。

警察把他帶進局長的屋子裏。局長坐在桌旁，吸着煙，把小小的煙圈噴在空氣裏。他旁邊站着一個市民，是一個老頭子，帶着紅鼻子。彼蒂加看着這市民的臉。彷彿有點記得，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這臉似的。

“這他，是我上禮拜撈了他的果醬罐子的人麼？……或者是，弄了那皮帶來的？不……也不是。”

彼蒂加注意地考察着紅鼻子。忽然間，他清清楚楚地記起來了：

“這是有錢的那個……那醉漢。說些‘媽媽子，心肝，我的寶貝’的！”

不錯。是這鼻子。這斜視眼。只有鬍子却不像那時的動來動去了，可憐相的下垂着。

“憑着名譽和良心對我說：你偷了市民庫兌耶爾的錢沒有？”

彼蒂加好像遭了霹靂。然而他又打好了主意，不給露出破綻來。

“誰呀，庫兌耶爾？”

“綏蒙·綏米諾維支·庫兌耶爾。這就是。”

彼蒂加注視了這人，搖搖頭：

“我沒有見過他。”

“不要撒謊，”局長說。“你說謊了。你是見過他的。”

“我對你們賭咒。我沒有見過他。”

局長提高了聲音，好像他在讀一件公文一樣：

“市民綏蒙·綏米諾維支·庫兌耶爾訴稱失去婦女用金錶一隻，是在第三號室被劫的。對了罷？”

“什麼？怎麼叫對？”

“就是說我剛才說過的事呀。市民庫兌耶爾，您認識這流浪兒麼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他的聲音很微弱。昨天是用深的沙聲發吼的，今天却啾啾的像一隻小鳥



兒了。

“那麼，怎麼樣？”局長又轉臉對着彼蒂加，說。“你拿不拿出那錢來？”

“什麼錢？”

“不要玩花樣！”局長發威了。“你早已明白了的。還不拿出來麼？”

彼蒂加也發威了。

“我拿出什麼來呀？我不知道什麼錢！我也不想知道。我沒有錢。”

局長微微一笑：

“我們就會明白的！他用拳頭在桌子上一敲。“哈囉，忒凱兼珂同志！”

門一開，彼蒂加的舊相識，那捲頭髮的警察走進來了。

“什麼？”他說。“什麼吩咐？”

“把這傢伙從頭到腳的搜一下。他應該有一隻錢在身邊的。”

“噯哈！”警察叫了起來。“我認識這小浪子。我昨天送他到克拉拉·札德庚教養院去的……我敢說，他真是規矩得很。要好。但是您既然命令我，我就來搜他。趕快搜。”

警察要動手了。彼蒂加現在是連一點點的憂愁也沒有。他其實要發笑。他而且老臉：

“不行的！你們說什麼呀？我不給你們搜。你們沒有這權利……”

他緊緊的抓住了袋子。

於是那局長吼起來了：

“哦……？”

市民庫兌耶爾也呼號起來了：

“他發急哩！我敢起誓，他發急哩！搜他呀，好人！我的錢！我的錢！”

局長跳起來，在肘彎的地方，抓住了彼蒂加的臂膊，很緊，使他一動也不能動。

“搜他，忒凱兼珂！”

警察現在來施行身體檢查了。他查過袋子，摸過上衣的裏面。沒有錢。

“沒有呀，”他說。“我剛剛說過的。他沒有這東西的。他是一個要好的小浮浪兒。我可以用我的腦袋來保他的。”

局長完全迷惘了。

“那麼，您聽我說，也許是您在對我們放煙幕罷，市民庫兌耶爾？”

“自然！”彼蒂加叫道。“自然！他就是騙人。他簡直並沒有錢。他一向就沒有錢的。”

“不不，這並不是騙人。”庫兌耶爾快要哭了，“我不撒謊。一隻帶着銀鍊子的金錶。我敢起誓，我是有過的。鍊子還在我這裡。我只剩了這東西了。您看……”

他拿出鍊子來。不錯，這是一條銀鍊子！上面還有種種的掛件。小小的象，狗兒，馬掌，和一顆梨子形的綠玉。

然而這真是莫名其妙。

“奇怪得很，”那局長說。據我看起來，這東西確是您自己落掉的。您拿這鍊子，想做什麼憑據呢？”

“我想做什麼憑據麼？錶是掛在這鍊子上面的呀。現在誰拿了錶呢？就是他！……”

他指着彼蒂加。

彼蒂加笑出來了：

“這樣的一個昏蛋！我是坐在上鎖加門的獨身房裏的呀，我怎麼能拿你的錶呢？那時我只有一個人……”

“一點不錯，”局長說。“這一切事情，我也疑心起來了。市民庫兌耶爾，您得小心些，不要爲了誣讞，受到懲罰才好！這很容易碰上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您以爲怎樣？”

市民庫兌耶爾哭了起來。熱淚從他那斜視眼裏滾滾的湧出。

“我知道了。我白到這裡來。我的好錶是完結了。您現在却還要告發我。我不如走罷。”

“他就把帽子合在頭上，辭謝了局長，嗚咽着，走出屋子去了。

彼蒂加站在那裡，莊重，帶着惱怒的眼光。他很受了侮辱了。他一句話也不說。

“對不起，”局長說，“這是錯誤的，是一件常有的誣讎案子。忒凱兼珂同志，領他回到教養院去罷。我們沒有把他留在這裡的權利。”

“好的，”那警察說，“這是很容易的。來罷，小浪子。”

他們走出警察局。到得市場，那警察就站住了：

“現在自己走罷。你認得路。你不會走錯的。你已經顯出你的要好來……我要回家去了……今天是我的女人的生日……”

他回轉身，向着相反的方向，跑掉了。

彼蒂加站住了一會，於是就向那往教養院的路走。

當他順大路走着的時候，忽然聽得後面有人叫他的名字。他轉過臉去，却看見那市民庫兌耶爾正在跟定他跑來，還打着招呼：“少等一下！”

彼蒂加站住了。他等着。於是就開了一場大笑話。

庫兌耶爾倒在他的腳下，跪着叫道：

“我的好寶寶！我在懇求你！還了錶罷！我的孩子們餓着哩，……我的女人在生病！……我一生一世不忘記你的好

處…… 我送你三盧布…… 還我罷，小寶寶。”

彼蒂加大笑了起來，並不答話，又是走。庫兌耶爾發瘋似的跳起，跟着他跑。他追上他了，抓住了他的肩頭：

“還我！ 給我高興高興！ 還我！”

彼蒂加掙脫他：

“見你的鬼！ 不要胡鬧！ 錢不是你的。你不過看見過！ 懂麼？”

庫兌耶爾非常氣憤了：

“哦？”他大叫道。“你給我這麼一下？ 我控告你。我給你奧官司。還有法律的……”



“告去就是。請罷，控告我去。可是大家不相信你的。大家會對你說，‘老酒鬼’，你撒謊的。”

彼蒂加又走了，頭也不回。這事情他覺得很可笑。他開心而且放肆起來。他的憂愁和苦惱，已經不算什

麼一回事了。他的腳並不是在走，却在跳。他合着愉快的調子跳：

踏——踏——踏。踏——踏——踏。

“我得逃。一有機會。最好就是今天的夜裏。我竄到中國，掘出錢來……再爬過籬垣……這很容易……那麼……永不再見了……”

他這樣地陷在他的夢境裏面了，至於不知道怎麼會走到了惠覃斯基街。當他快到教養院的時候，有意無意的向後面望了一望。這時他看見，那市民庫兌耶爾還在跟着他走。待到第二次回顧時，就看不見了。大約庫兌耶爾躲在一個街角落裏了。

“噯哈！”彼蒂加想。“你這惡鬼！你在跟蹤我。”

第三次他想要回顧的時候，耳朵邊就來了一聲喊：

“喂！當心！”

一個馬頭，幾乎已經攔在他頸子旁邊了。

很大的運氣，是他還來得及跳開。要不然，他是會給拉貨車的大馬的蹄子踏爛的。

許多裝着柴木的貨車在路上拉過去。車夫用鞭子打着馬，喊叫着，咒罵着。車子轟轟的在從彼蒂加身邊走過。

“到那里去的呢？”他想。“他們把這許多木頭弄到那里去

呢?”

他的好奇心非常之大，使他跑到最近的車夫那里，問道：

“阿叔，你們把木頭搬到那里去呀？”

“到教養院去。收着不夠格的孩子們的克拉拉·札德庚教養院去。”

“原來！”彼蒂加想。滿載的車子，使他覺得驕傲了。

他說道：

“那是給我們的。您留心些呀！不要給有一塊掉在路上呀！”

車夫笑着，給了馬一鞭子。

彼蒂加又往前走。他一到大門，正有幾輛空車從中園裏回出來。他詫異的想：

“這也是載木頭來的麼？”

當他走到中園的時候，却圓睜了眼睛。

而且他的腿彎了下去了。

全個中園裏都是木材，廣大的平地上，從這一角到那一角，全堆滿了十五吋厚的白楊，松樹，樅樹的幹子。孩子們大聲的叫着哈囉，在疊起木頭來。院長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是跑來跑去，搓着手，叫喊着：

“趕快，孩子們！……上緊！”

他也跑向彼蒂加來，敲了他一下肩頭，大聲說道：

“唔！你看見麼？看見這些東西麼？這都是爲你們的，你們這些小鬼頭的！你看見？”

“我看見的。多謝。”

他踉踉蹌蹌的走向屋子的階沿去。但是他走得並沒有多遠。他伏在木頭上，哭起來了：

“我的錢……”

他再也說不出話來。眼淚塞住了他的喉嚨。

他就在那里坐著，而且哭着。一條眼淚的奔流，滾滾不停的奔流。

黑孩子跑來了，向他彎下身子去：

“你怎麼了？有誰欺侮了你？”

彼蒂加站起來，看定了他的臉，喝道：

“滾你的蛋！”

他沿欄干跑上樓梯去，坐在廊下的窗臺上。

唉唉 現在他真的是傷心了！他坐在窗臺上，從玻璃裏望出去。不多久，孩子們已經堆好木頭，在廊下跑過去了。

黑孩子一看見彼蒂加就站下來。他走近他去，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。

“有什麼事？你怎麼了呢？你不高興麼？我給你一本書看，

好麼？”

“不！我不要！莫管我！”

“如果看看書，那就會高興的。我給你一本罷。你讀過果戈
理(註)的‘鼻子’沒有？”

彼蒂加生起氣來：

“我沒有讀過什麼鼻子，也什麼鼻子都不要讀！走開去！”

這時跑來了別的孩子們，圍在彼蒂加坐着的窗臺旁邊了。

他們聽着。黑孩子說道：

“你要是這樣子……你真是一個瘋子……”

“什麼？”

彼蒂加跳下窗臺來。他覺得正打着了心坎。

“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我是一個瘋子？你才是瘋的哩，你這流氓！你知道你自己會遭到什麼嗎？……你就會掉了你的牙齒的。”

彼蒂加舉起了拳頭。那黑孩子却笑着：

“不要這麼野罷！我不來和你打架！”

“噯哈！你乏！”

“是的，我乏。乏是我的宗旨。”

註：Nikolai Gogol (1809-1852), 俄國有名的作家——譯者。

彼蒂加已經準備揮拳，但他又即垂下了。他沒有敢打。他垂着拳頭，踉踉蹌蹌的走了開去。孩子們都在他後面笑，笑得最響的是獨隻眼畢塔珂夫。

他很傷心，哭起來了。他鑽在樓梯後面的一個角落裏，在那里一直坐到晚。他沒有出來喫中飯。

到晚上，他才走到食堂來。他喝了一杯茶，喫半磅麵包，於是去睡覺了。



彼蒂加做了一個夢。他坐在市場裏的老媽媽菲克拉的攤子上，喫着肉。是猪肉。他大塊的塞進嘴裏去，吞下去，儘管喫下去，猪油從下巴一直流到小衫的領頭。老菲克拉還是不住的給他搬來，說道：

“喫就是，喫呀，傻傢伙，儘你的量。”

她還擺出一盤蛋餅來。彼蒂加也喫了一個蛋餅，還喝牛乳。他於是自己想：

“這筆賬怕不小了！”

他正要算賬，但菲克拉却已經說道：

“你喫了三盧布多了…… 你付這許多……”

彼蒂加站了起來：

“打我罷，菲克拉。我沒有錢。我一文也沒有。”

但菲克拉却道：

“你的錢怎麼了？ 拿出錢來罷。”

彼蒂加把手伸進袋子去，拉出一個鈔票包兒來。是現貨的契爾伏內支。(註) 可有一百塊，他把四塊給了菲克拉。

“在這裡…… 拿去……”

老菲克拉在他面前低下頭去幾乎要到地。她謝他的闊綽。這一瞬間，又來了他一幫裏的伙伴們：刺蝟密蒂加，牧師瓦西加，水手…… 大家都對他低頭，他就給每人一個契爾伏內支。於是他跳到桌子上，叫喊道：

“唱呀！ 孩子們，唱呀！ 你們這些小子們！ 高高興興的……”

忽然出現了捲頭髮的警察。他搖着皮夾，叫喊着：

“走！ 滾！”

註： Chervonez 是俄幣名，每一個值十盧布，現在約合中國

二十元——譯者。

彼蒂加害怕起來，跑掉了。

他跑到街上，還只是跑。但長靴妨礙他。這很重……他在街角上一絆，落到陰溝裏去了。他落下去——也就醒轉來。

全身都是汗。蓋被落在地板上面了。枕頭離開頭，遠遠的躺着。好熱！擋不住！

從窗外照進月光來，靠近是黑孩子在打鼾。彼蒂加的頭上就叫着通風機：嘶嘶嘶——嘶嘶嘶。

彼蒂加拾起了蓋被，舒舒服服的蓋好了。然而他睡不着。他非常之傷心。

他想着各式各樣的事，首先是自由。他一想到他自由的生活，就連心也發抖來了。那通風機，却不住的在叫着：嘶嘶嘶——嘶嘶嘶。

牠追趕着各人的睡眠。

火車在外面遠遠的一聲叫。彼蒂加擡起身。

“唉唉，”他想。“車站上現在該是多麼有趣呢！墨斯科來的火車，此刻快要到了。我們這一伙一定也聚集了好許多。小子們就來掏空那些有錢的旅客的袋子……真開心……我却獸子似的躺在乾乾淨淨的牀兒上……”

他用肘彎支起身子來，看一遍睡着的人，苦笑道：

“這些人們，怎麼竟會單在這裡打熬下去的？……但他們打

熬下去了。他們不想逃走…… 只是玩玩球兒，就夠得意了。”

他還是躺着。一身汗。睡不着。而那通風機在叫着：嘶嘶嘶——嘶嘶嘶。

忽然間，什麼地方有鐘聲。

是望火臺上在打鐘了：

蓬！

蒲——噏！

蒲——烏——噏！

“三點鐘！”他數着。忽然記得起錶來，因為忍耐不住，他發抖了。

“不行。我熬不下去了。去試一試罷…… 我也許弄出錶來……”

他悄悄的穿好衣服，想了一想，把蓋被聳起，令人以為裏面睡着一個人似的。而且把枕頭也擺成相稱的形式……

他用腳趾走到窗面前。拉起窗門，開了窗。

新鮮的空氣向他撲過來。彼蒂加深深的呼吸着，從窗口向外望。

跳下去是危險的。這屋子在三層樓上。鋪石在下面發着亮。

然而靠牆裝着一枝水雷管。窗戶下面，有很狹的一條凸邊。水雷管離窗戶並不遠。

彼蒂加鼓起勇氣來，爬到凸邊上，竭力的張開了兩腿，拚命的一撲，就抓住了水雷管。於是溜下去，這是極容易的玩藝。運動幾下，他就滑到堅實的地面上了。

他走開去。終於到了埋着那錢的位置，這位置，他是記的很明白的。然而中園的一面就是籬垣，約有十丈見方的地方，都滿堆着木材……要拿出錢來，可不是一件小事情。

“哪，”他想，“不算什麼。”

他在兩手上吐了唾沫，捧起第一枝樹幹來。牠是濕的，很重。

彼蒂加把樹幹拋在旁邊，來捧第二枝……於是第三枝……

到了二十枝，他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。然而他不放手。他儘向木頭堆裏挖下去，毫不打算，像土撥鼠一般的瞎做……他狂暴地從堆裏一枝一枝的拉出幹子來。

後來他抓了一枝很重的木頭，這就是躺在錢上面的。乏力的手，忽然鬆開了，嚇人的一聲響，那木頭就掉了下去。別の木頭也都倒下來了。



忽然起了嗥叫。現出一隻狗來。

彼蒂加嚇得連走也不會走了。

那狗嗥着，哼着，露着牙齒，眼睛閃閃的好像狼眼睛。

彼蒂加坐在木頭中間，抖着，拚命的想：這畜生叫什麼名字呢？

他終於記起來了：

“區匿希！”他大聲說。“區匿希！回去！”

那狗立刻靜下來。牠搖搖尾巴，眼睛也不再發什麼光，也就跑掉了。

彼蒂加竭盡力量，奔向屋子去。他攀上水雷管，撲到了窗門，他幾乎要從凸邊上跌下來了。但是還算好的。他走進了寢室。

他找着自己的臥牀，坐下去，動手脫衣服。飛快地，飛快地。他抖得很厲害，他的牙齒格格的響。

長靴從手裏滑落了。黑孩子就給這響聲驚醒。他注視着彼蒂加，打着呵欠，問道：

“你到那里去的？”

彼蒂加吃吃的答道：

“上茅廁去的。”

“却要穿起長靴來？”

他不等回答，就又睡着了。

彼蒂加脫好衣服，鑽進蓋被裏，也立刻睡着了。

但在睡眠中，他全身還是在發抖。

一件難以相信的事情：彼蒂加生病了。

奇怪！他什麼都經歷過了！向來就連一聲咳嗽也沒有。他雖然瘦，卻沒有過胸脯痛。

去年還在十月裏，已經落霜的時候，他曾在河裏洗了浴，毫無毛病。他喫過種種髒東西，接連餓到幾禮拜。也毫無毛病。而現在，現在他却生病了。

彼蒂加生了很重的肺炎，躺在教養院的病房裏。

衛生課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在看護他。

彼蒂加病了三禮拜。他失了知覺，在生死關頭躺了整整三禮拜。

然而他沒有死。他的生下來，並不是爲了來死的。他活出了。他又有了知覺。

在陰鬱的，昏暗的一天裏，他清醒了。外面在下雨。房裏有石炭酸氣。一切靜悄悄。

彼蒂加翻一個身，回憶了起來：

鐘打了蓬——蓬——蓬…… 區匿希嘍叫了。

於是也記得了許多別的事，而且明白他大約病得頗久了。

這時進來了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。他一看見彼蒂加又有精神又有命，高興得拍起手來：

“到底！到底你又有了性命了，你這可憐的傢伙！我全誠的祝賀你！好極！”

彼蒂加躺着，一笑也不笑。他不開口。

“靜着罷，”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說。“你還不該說話。你要靜養，喫……肉湯……”

他跑掉了。

他又立刻回轉來。但不止他自己。那黑孩子用洋鐵盤托着一盤湯。他滿臉堆着笑。

“這真厲害！賀賀你！”

他遞過肉湯來。

彼蒂加就喝起來。很小心。很慢。黑孩子坐在他旁邊。他彎向他，在耳朵邊低聲說道：

“我要和你講幾句話。要緊的。”

彼蒂加擡起頭：

“什麼呢？”

但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來攔住了：

“沒有什麼。病人應該安靜。說話是不好的。出去罷。讓他靜靜的喝湯。”

黑孩子站了起來。

“也沒有什麼事。你保養着。等你一有了力氣，再談罷……我還要來看你的。再見！”

他走了。

彼蒂加躺着，並且想：

“他和我說什麼呢？什麼要緊事？！奇怪！”

但別的思想已經在他的頭裏湧起來了。許多要緊的思想。

彼蒂加在想，他應該做什麼，先來什麼…… 逃走，或者……？

不，彼蒂加不是一個開了手，却又放手的角兒。他已經計畫好，要拿回那錶來，那就停留着。他得等候，有什麼損呢？他就咬緊牙關，長久的等在教養院裏，到木材用盡。

總之，他等着了。這之間，他的病也好起來了。

木材是一大堆，這簡直不但是用一兩月，倒是用一冬天，也許是兩冬天的。然而他的決心很堅固。他等着…… 他熬着。

他天天的好起來。他已經可以在病房裏走動了。他從這一角逛到那一角。那自然是很無聊的。

他時常跑到窗口去，望望大街。外面連雨了好多天。已經是八月。

有一天，黑孩子又來了。他帶着一本書，和彼蒂加招呼過，就坐在牀上。

“無聊罷？我給你拿了一本書來。很有趣的。看看……”

彼蒂加搖手：

“我早就知道的，那是怎樣的書…… 政治的…… 啓蒙的…… 我用不着你們的政治書……”

“然而不是的。這全不是政治的書。政治的書你要到冬天開始授課的時候才讀呢。這不過是一本有趣的閒書，如果你看完了，我再拿一本別的來。”

他把書放在牀邊的椅子上，又坐了一會，就走了。彼蒂加躺着，睡去了。到晚上，他才給送晚膳來的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叫醒。

彼蒂加喫過後，又躺下了。然而他睡不着。

他躺在牀上，眼睛避開電燈，看着蓋被。他耐不下去了。電燈使他焦躁了起來。

他去看地板。這也並不見什麼有趣。

他忽然看見了椅子上的書，高興了：

“瞧一下罷，橫豎無聊得很。”

那是一本磨破了的，看爛了的舊書，運氣的是有圖畫。他首先就看圖畫。開初是看得隨隨便便的，但逐漸的給他迷住了。

在一幅圖畫上，看見一個犯人。

一條繩子縛着他的手和腳。旁邊是一個守看人，帶着一把

劍。

“這強盜是怎麼捉住的呢，”他想。

他翻着頁子，看起來了…… 永是看下去。然而他不大懂。因為他不是從頭看起的。他就又從頭來看過。他立刻不能放手了，至於看了一整夜。

這是一本有趣的書！叫作“約斐尋父記。”(註) 講的是人怎樣的將一個小傢伙從藥店門口趕出。他就叫約斐。待到他長大了，就到遠地方去尋父。他怎麼的尋來尋去，做了種種冒險的事情。他怎樣的終於尋着了父親。那父親却已是一個大財主。他看見了自己的兒子，高興極了。於是送了約斐一件燕尾服……

彼蒂加一看完，還可惜這書只有這一點點。

黑孩子再來的時候，第一句問話就是：

“你帶着書來了？”

那黑孩子笑了起來：

“噯哈！這中了你的意了？現在我沒有帶書來。以後我給你拿一本來罷。我是爲了別的事來的，要緊事情。我早想對你說的了，總是等着，等到你全好。現在是已經可以說話了。”

註：“Japhet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m Vater”大約是真有這樣的一部書的，但譯者不知何人所作——譯者。

“好，說罷！”彼蒂加說，一面想道：“這倒是很願意知道的！”

“你坐！”彼蒂加坐在牀上。

黑孩子也坐下來。他看着彼蒂加的眼睛，說道：

“你還記得，那一回，在夜裏，你生起病來的前一夜裏……？”

你在夜裏到那里去了？”

彼蒂加喫了一驚。窘得閉了眼。臉也紅起來。

“我已經記不起了…… 恐怕我什麼地方也沒有去。爲什麼你問起這來的？”



“因爲這呀。我要統統告訴你。你知道畢塔珂夫的罷？”

彼蒂加記得了：

“那個獨隻眼？”

“對…… 你和他打過架的…… 總之，這畢塔珂夫是已經不在教養院裏了。懂麼？”

彼蒂加沒有懂。

“那就怎樣？這算什麼？他出去了，我可很高

興。那麼誰也不受他的麻煩了……”

“是的。但這事情，是你的錯處。他的進了感化院，進了少年監獄，是你有錯處的。”

“爲什麼呀？”

“爲了木頭，他就到這地步了。”

彼蒂加飛紅了臉，至於熱起來。

“什麼木頭？”他問，但不敢去看這伙伴的眼睛。

“這你自己知道……事情是這樣的：畢塔珂夫是早在偷那木頭的了。他把這去賣給市外的烏克蘭那的女人。人捉着了。第一回是只喫了一頓譴責完事。他起誓，決不再幹了。然而又來了這樣的一個故事。那一夜裏，把三方丈的木頭弄得亂七八糟。我是知道誰做的，但畢塔珂夫却受了嫌疑……所以現在他關在感化院，牢監裏了……雖然並不是他，錯的倒是你……”

他不說了，只凝視着彼蒂加。彼蒂加也沒有否認的勇氣。他等着，等那伙伴說下去。於是那伙伴道：

“你應該承招，說你偷了木頭，不是畢塔珂夫……”

“什麼？偷了？我沒有偷！滾出去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那時你在中國低聲說話，又爲什麼呢？”

彼蒂加找不着回答。關於錢，他是不能說出來的！

“我不過單把木頭搗亂了一通。使勁的……”

伙伴微笑着：

“這沒有什麼關係。如果真的是這樣，你就更運氣了。然而你應該告訴院長去。”

“胡說！我可沒有這麼昏呢。我得去告發我自己？這麼昏我還不……”

那伙伴主張道：

“自己去告發，那自然是傻的。但如果爲了你的錯處，一個伙伴要完結了……你可以賣掉一個伙伴麼？”

“不！”彼蒂加叫道。“不！我不是一個出賣伙伴的人。我們這幫裏都知道。爲了一個伙伴，我總是走上前的！”

“那麼，總之，就到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那里去，直爽的說一說：這事情是如此如此的。我搗亂了一通木頭。對於你，這並不要緊。至多是得到一番譴責。但畢塔珂夫可是得救了。關在牢監裏，他就完……總之，你這麼辦罷。”

彼蒂加點點頭。

“可以。好的。其實，這在我都是一樣的。即使我下了牢監……我也不怕。”

彼蒂加頭眩了。當伙伴回去了之後，他還躺着，並且想：

“但如果爲了一件這樣的事，就真要下牢監呢？那就完結。

那就我再看不見那錶了……”

這使他很興奮。他在猶豫。他該去見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，還是不去呢？

左思右想了許多工夫，他決定了：

“去罷。不該使這傢伙永不翻身。雖然他也很討厭。他究竟是我的伙伴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他慢慢的穿好衣服，等着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。他一到，彼蒂加說道：



“請您允許我，我要去見院長。我要和他說話。”

“爲什麼？你對他有什麼話說呢？有誰欺侮了你？我有什麼對不起你？也許我給你喫得太少了？”

“不是的。你填得我像一隻肥鵝。我還該謝謝你的。並沒有人欺侮我。我要和院長去說話是爲了一件要緊的事情。”

“可以可以。如果你要去，去就是。但不要太久。你還得保養呢。”

彼蒂加歎息了。

“我什麼時候回來呢，我不知道。也許永不回來了。您保重罷。”

他又歎息了一回，於是去找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去了。

他走到了他的小屋子。然而他不在。他在經理課，爲了什麼經濟上的事情。

屋子裏有一個人。拿一個大皮夾。穿着美國式的長靴。這人也在等候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。他坐着，咬着自己的指甲。

彼蒂加站在門口，在等候。

那拿大皮夾的人把指甲咬個不住。

“這是什麼昏蛋呀？”彼蒂加自己問。“他到這裏來幹什麼的？也許是共同組合派他來收食品的錢的罷？或者也許是一個技師？……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總算回來了。

彼蒂加迎上去。

“日安，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！”

“阿呀！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叫了起來。“全好了？唔……好極好極。”

但他立刻轉向那拿着大皮夾的人去：

“日安。有什麼見教呢？”

那人緩緩的說道：

“日安。我是從少年感化院來的。爲了喬治·畢塔珂夫。這事情是…… 昨天夜裏，畢塔珂夫從感化院逃走了。”

彼蒂加的心翻起筋斗來。一陣思想的旋風，在他的頭裏掠過。兩個人的談話，他幾乎聽不進去了。他發熱似的想着：

“我應該告訴他，還是不呢？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已經在和咬斷指甲握手，並且說道：

“紙請到辦公室裏去拿罷。唔…… 再見再見……”

於是向着彼蒂加：

“哪？你怎麼了？你什麼事？”

彼蒂加紅了起來。

“我來找你，”他吞吞吐吐的說。……“您可有給我看看的書沒有？”

“唔？…… 書？…… 有的有的。我有你看的各色各樣的書……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開開了一個書櫥。

“你找罷。要的就儘拿去。”

彼蒂加從書櫥裏選出一大堆書來。小的和大的，插圖的和沒有的。他把這些書拿到病房去，看了一禮拜。這給他抵制了無聊。

總之，他沒有發表自己的錯處。這已經全沒有什麼意思了。

黑孩子問他道：

“怎樣？你見過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了？”

他回答道“是”，滿臉通紅。

“這很好。你是一個腳色。瞧罷，你就要全好了。”

他友愛地拍拍他的肩頭。

羞恥征服了彼蒂加。他轉臉對了窗口。

他終於出了病房。授課也就開始了。他經過簡單的考試之後，編在B級裏。全是小孩子。

這自然是沒面子，不舒服的。

當那黑孩子和別人學着分數以及這一類東西的時候，他只好和小孩子混在一起拚字母：

“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，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。”

這是很沒面子的。

有一回，彼蒂加去找黑孩子，他叫米羅諾夫，問他道：

“我不能也到你們這級裏去麼？”

“不成。這是不行的，朋友。你程度太差了。但如果你有很大的志向，那就會趕上我們所有的學科。那你就到我們這裏來了。”

“我就是差這一點呀。你們的學科，許多是我要學的。但是辦不到。我不想了！”

他於是又和小娃娃們混在一起拚字母：

“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，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。”

有一天，可是出了一點很討厭的事情。

有家屬的孩子們，禮拜六晚是一個好日子。在克拉拉·札德庚教養院裏，禮拜六晚是歸休日，也是來訪日。許多媽媽和爸爸們，帶着紙袋子和包裹，都跑來了。紙袋子裏是各種奧的東西，大概是：餅乾，白麵包，蘋果等等。

來看彼蒂加的自然沒有人。來看米羅諾夫的，是一個姑母從諾伏契爾·凱斯克跑來了兩趟。她每一趟總給他一個盧布。彼蒂加却全沒有什麼堂表兄弟，沒有姑母。

但有一天，當值的學生進來了，叫他的名字。

“有人來看你！”

彼蒂加笑起來：

“不要開玩笑罷！不要當我傻子罷！”



“真的！”那值日生說。他是第一級的菲倫開爾。“我不騙人。有人來找你了。你自己去看去。”

彼蒂加跳起來，跑了出去。

“胡說白道！誰會來看我呢？”

他跑到客廳。裏面是一大羣人，爸爸們，媽媽們和他們的孩子們。說着。笑着。

彼蒂加停在門口，往客廳里望進去，找尋着。他伸長了頸子。

這時候，市民庫兌耶爾顛頭簸腦的，踉踉蹌蹌的向他走來了。

彼蒂加臉色發青了，逃出了門口。然而庫兌耶爾已經走近他。遠遠地就發着燒酒氣。

“日安，小寶寶！日安，我的心肝！我來了……我來了……我要來看你……”

他想去擁抱他。這時又踉蹌了……受不住的燒酒氣……別人都皺着眉，避了開去。

彼蒂加低聲問道：

“您有什麼事？”

“我來看你的，”庫兌耶爾回答說。他的聲音又是深的沙聲了。“我來看你的。我給你帶了東西來了。乳酪糖球……”

庫兌耶爾摸着袋子，拉出一個齷齪的紙包來。裏面是幾個乳酪糖球。都稀爛，骯髒了。

他就遞給彼蒂加：

“在這裡，拿呀！”

彼蒂加不肯收：

“我不要！請您走罷！”

他的手推了一下庫兌耶爾的前胸。那人就不要面子了：

“什麼？叫我走？你把錢還我不？……你這賊胚的你！”

他又突然大叫起來：

“太太們！好人們！幫幫忙呀！這流氓搶了我的錢！偷了錢去了！太太們！”

他把糖球向彼蒂加的臉上擲過來，正中眼睛。

彼蒂加按着眼，跑出客廳去，正撞着了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。

“什麼呀？出了什麼事？”

這時客廳裏的人們也很受了擾動，從各方面圍住了庫兌耶爾。

庫兌耶爾在撒野，用肚子拱開着人們，放聲大叫道：

“太太們！人搶了我了！人扒了我了！”

“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”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問道。“這人在說誰呀？”

“在說我，”彼蒂加說，順下了眼睛。“他是來看我的。是我的伯父。從瘋人院裏出來的。請您不要再放他進來了罷！”

市民庫兌耶爾被趕走了。他叫喊，咒罵，向四面亂打。但大

家終於把他拖出去了……

從此彼蒂加很消沈。他又想起了錢。自從忙於校課以來，他是幾乎已經忘却了的。但現在可又記得起來了。

他時常到中園裏去看木頭。木頭還有一大堆，這一大堆，使他不能走到埋錢的地點去。

他悲傷。他歎息。但他自解道：

“木頭還不算最壞哩。木頭還是小事情。人也可以在這地方造起一座五層樓來的。”

這想頭，使他暫時輕鬆了一下。

這之間，一天一天的冷起來。已經是秋天了。

有一天，下雪了。很大的雪，一直積到膝彎。中園全被雪蓋滿了。不帶雪鏟，就走不過，

喫飯的時候，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走進食堂來，並且說：

“冬天了，孩子們！”

大家都拍起手來，叫道：

“冬天哩！冬天哩！”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在食堂裏走了幾轉，於是站下來：

“唔。冬天是到了。木頭堆在中園裏，空地裏。但是你們可也知道呢？木頭在空地裏，是要糟的。如果我們能夠把牠搬

進棚屋子裏去，那就好。你們以為怎麼呀？我們不要組織一個勞動日麼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很好！呼爾啦！”大家都拍起手來。

彼蒂加叫得最多，也拍得最多。

他是火和燄。

剛剛喫完飯，他就叫道：

“動手罷！做工去！”

他從桌子旁跳開來。

“做工呵！”孩子們都叫喊着。

大家趕忙的準備好，跑到中園裏。跨過了潔白的雪，走向木材去。

他們動手來拉木材了。每三個人拉一棵，累得吁吁的喘氣。在這里，彼蒂加也比大家更使勁。他跑來跑去，指揮着：

“排成一串！一個挨一個！那就做得快了。”

孩子們排了一長串，從堆着木頭的地方直到棚



屋子，於是工作順當了。樹幹子從這一隻手到那一隻手的傳遞了過去。一，二。一，二。響動得好像一部機器。

彼蒂加只是興奮了起來：

“做呀！上緊！”

大家都詫異了：

“他怎麼了？多麼拚命呀！”

工作輕便地做下去了。棚屋子裏的木堆，一分鐘一分鐘的增大起來。

不多工夫，在棚屋子裏的人，就大聲通知那一頭的人道：

“完了！放不下了！”

彼蒂加驚怪道：

“怎麼完了呢？”

他跑到棚屋子那里去……一點不錯……滿滿的堆到門口了……連一棵樹幹子也再也放不下了……

他一聲不響的站着，中園裏還滿堆着木材。大約還剩兩方丈的樣子。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出現了：

“隨牠去罷。唔……可以了……這木頭我們夠燒一冬天了……多謝得很，孩子們！”

他拍着彼蒂加的肩頭：

“我謝謝你的出力!”

彼蒂加絕望的轉過了臉去…… 傷心!

晚上開起“級議”，學級會議來，是全體學生們的集會。議事項目中，有着經濟事務負責者的選舉。米羅諾夫發言了，推舉了彼蒂加。

“就爲了這緣故，”他說。他是一個積極的角色，也是一個能幹的勞動者。他怎樣老練地指導了搬柴，是今天你們親自看見的。總而言之，勞動日的很順當，就因爲他把你們組織得很好的緣故。”

彼蒂加被選上了。

於是他就這樣的成了經濟事務負責者。

開初，他自己覺得很好笑。

他商人似的帶着鑰匙。上衣袋裏一本雜記簿。一枝繫着繩子的鉛筆。一件白圍身……

他這樣的走來走去，不知道該做什麼事。他究竟是做什麼的呢?

那回答，他立刻聽到了。他有很多的工作，使他幾乎忙不過來。一下子這件事，一下子那件事。一下子那邊去，一下子這邊去。在一個“不夠格的”教養院裏，工作真也多得很。

日子飛跑過去了。

總有孩子們從背後叫着他：

“彼蒂加·華來德！ 中飯的麵條！”

“彼蒂加·華來德！ 肥皂！”

“彼蒂加·華來德！ 小衫褲！”

“彼蒂加·華來德！ 白麵包！”

“我們要柴，彼蒂加同志！”

他收進東西來，付出去，分開來。他不停的用鉛筆寫在藍的雜記簿子上。

一個精明幹練的孩子！ 想不到的！

他很不節省木頭。他最高興付出柴木去。

一捆？ 可以的！ 許要兩捆罷？ 可以可以！

克拉拉·札德庚教養院裏，從來沒有這麼暖和過。到處都熱，竟好像蒸汽浴場似的。

小娃兒們在授課時，是一心一意的拚字母：

“賽沙和瑪沙散步去了，而且瑪沙和賽沙散步去了。賽沙和瑪沙。瑪沙和賽沙。”

但彼蒂加却咬着那用短了的可憐的鉛筆頭，在看他的雜記本，流着汗：

“四分之三磅和四分之一，再是半磅和八分之五磅…… 一共

呢？”

他現在非算不可了。這和“賽沙和瑪沙”是不同的。這是分數！分數是在G級裏教的。米羅諾夫就在那級裏。彼蒂加拉住了米羅諾夫，對他說道：

“你聽着！我要到你們那一級裏去。別的並沒有什麼。我負責趕上你們的一切學科就是了。但是你得幫助我。”

“好的。我很願意幫助你。”

他和米羅諾夫一同用起功來，而且進步得很快，到新年，已經趕上“G”級了。

他升了級，現在是和米羅諾夫在一起了。

這回可是出了新的討厭的事情。

是三月裏，在巴黎公社的日子。

冬天的紅日，清朗的在發光，雪在腳底下索索地響。

這一天，克拉拉·札德庚的“不夠格的”孩子們，都排隊進向市公園裏的革命犧牲者的墳頭去。

滿是快活的聲音。大家笑着。大家唱着：

“弟兄們呀，向光明去，向自由去……”

彼蒂加和別人一同唱着，笑着。

他們快要走到市公園的時候，對面來了一個喝醉的人。他走

得踉踉跄跄，兩手在空中亂撲，用沙聲怪叫道：

“弟兄們，向自……”

孩子們不笑了。他們拋過雪團去。彼蒂加認識他。是市民庫兌耶爾！

他喫了一驚，躲在一個伙伴的背後。他彎下了身子，用手套遮起臉來。

孩子們把這醉漢推來推去，而且用雪打在他臉上。庫兌耶爾呻吟，掙扎，旋轉着紅鼻子。

彼蒂加忽然對這醉漢起了同情了。怎麼會起的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從隊伍裏跳出來，叫道：

“喂！住手罷！”

孩子們不笑了，離開了那人。

但庫兌耶爾却認識彼蒂加的，怒吼道：

“你這流氓！你偷了我的錢！”

彼蒂加前進了，垂着頭。大家都奇怪他不再



一同唱。

但是，羞恥正在苦惱他。他羞恥自己偷了醉漢的錢。

他自己詫異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怎麼會羞恥的？……他自己也不明白。

然而時光是不停留的。雪化去了。中園裏的木堆也和雪一同化去了。

有一天，他去看木材的時候，知道不過還剩一方丈零二尺。

他喫了一驚。

“阿，就要完了。也就是就可以掘出來了！”

就在這一天，他在廊下遇見了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，說道：

“就要到春天了，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。暖起來了。教室的火爐可以停止了罷？”

“唔…… 是的…… 恐怕這也真的是多餘了的。”

彼蒂加儉省起木材來。他很吝嗇。只還肯把木材付給廚房和浴室。

每一棵，每一片，他都計算。

學校裏都覺得希奇了。

米羅諾夫得了諾伏契爾凱斯克的姑母送給他的三盧布。這

是凱爾週。(註一) 他對彼蒂加說：

“派崙禮拜日(註二)，我們出去罷？慢慢的閒逛牠一回，好麼？”
到禮拜天，他們從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那里得到允許，出去了。往復活節市集去。

天氣很暖和。雪化了。人們在年市裏都很高興，歡笑，吵鬧，挨擠。奏着音樂。

到處都賣着甜食：小餅，蛋片，土耳其蜜……

米羅諾夫樣樣都買一點，並且分給彼蒂加。

他們這樣的在稀溼的街上逛來逛去，一直到晚上。燈光多起來了。音樂更加響起來，那環游機(註三)也開始旋轉了。

米羅諾夫說：

“我們坐坐環游機罷？”

“這有什麼意思呢？我們倒不如買甜豌豆。”

“那也要買，”米羅諾夫回答道。

註一：Karlwoche，耶穌復活節前的一禮拜——譯者。

註二：Palmsonntag，耶穌復活節前的禮拜日——譯者。

註三：Karussell 是一種旋轉裝置，備有小型的木馬，馬車，汽車，船等，可以給游客坐上去，旋轉起來，以供娛樂——譯者。

“好罷。但不要坐船！我們騎馬！”

當環游機停了下來的時候，人們就擁過去爭坐位。只有小船裏還有四個坐位是空的。兩個女孩子坐上去了。別的兩個却空着。

“上去！剛好！”米羅諾夫說。“都一樣的！”

彼蒂加只得依從。他上去了。

音樂奏了起來，船也幌蕩起來了。愈轉愈快。愈轉愈兇。路燈，看客的白臉孔，都在打旋子……很有趣！

他們除下帽子來，揮着。對面的女孩子在叫着。

一個較大，紅頭髮，總在眯眼睛。別一個是小一點的，金黃頭髮，纏住了大的一個，在叫：

“阿唷！阿呀！”

他們看得開心，就來作弄她們了：

“沒用的小囡！”米羅諾夫叫道。

“沒膽的兔子！”彼蒂加叫道。

女孩子們也回罵道：

“自己才是沒膽的兔子哩！”

他們還笑起來，裝着鬼臉。

環游機停住了，女孩子們跳下小船去。他們也跳了下去。

米羅諾夫對彼蒂加說：

“我們和她們開玩笑去。”

“怎樣開呢？”

但米羅諾夫已經追上了女孩子，彷彿一個到了年紀的人似的說道：

“請問，可以認識認識小姐們麼？”

那大的，總在眯着眼睛的那一個，說：

“請。我們很喜歡。”

彼蒂加不說話。金頭髮也不說話。

他們一同往前走。兩個一排。米羅諾夫和紅頭髮；彼蒂加和金頭髮。米羅諾夫買了葵花子來，分給女孩子。他把話講個不停，還說些笑話。彼蒂加却不知道他應該和金頭髮說些什麼話。她是安靜，正經，像一隻鳥兒似的吐出葵花子的空殼來。

他終於問道：

“您爲什麼這麼板板的？您在想什麼？”

“想各式各樣的事情。”她微笑着。“您在想什麼？”

彼蒂加回答說，他也在想各式各樣的事情。於是問她叫什麼名字。

“那泰沙。”

“我叫彼得……”

這樣子，就漸漸的談起話來了。

而且那泰沙也笑起來。而且她現在葵花子也磕得更有精神了。

彼蒂加問道：

“那泰沙，您會溜冰麼？”

“溜冰？夏天？哈哈！這一冬我是常常溜冰的……這很有趣。我們的家的對面就是市立溜冰場呀。”

“那麼，您住在那里呢？”

“那邊……”

她立刻非常之窘：

“那邊……離這裡並不遠。”

她問道：

“您呢？”

“我？”

這回是輪到他窘了：

“我……在一個少年教養院……”

“那里的呢？”

“在那不夠高的(註)……”

“不夠高的？這是怎樣的？”



“這是有點特別的。尤其是收着平常孩子的……”

“收着孤兒？”

“對啦。收着孤兒。”

“您是——？”

“是的。我父母都沒有了。連姑母也沒有……您呢？”

“我？我有一個父親……那就是……唔……”

那泰沙滿臉通紅了。

“這是怎麼的呢？”彼蒂加想。

他詫異起來。

他們再往前走。

他們這樣地逛了一整夜。喫完了足兩磅葵花子。

到了已經黎明，燈光都滅，月亮升在空中的時候。

女孩子們擔心了起來：

“我們該回家去……”

他們作了別，走散了。

在回教養院去的途中，米羅諾夫和彼蒂加儘是談着女孩子：

“溫和的娃兒呵……”

他們敲了許多工夫門。牆壁後面的什麼地方響着區匿希，響

註：“不夠格”這句話的含胡音——譯者。

着牠的鐵鍊。好容易，細眼睛門房的伊凡總算出來了，開了門。

他打着呵欠，罵着。

當他們走過中園時，米羅諾夫注意道：

“瞧罷！木頭都完了……好極！現在又可以玩球了。”

彼蒂加望了一望。真的！木頭搬空了！從中園的這一角到那一角，都空了。

“不錯！”他說。“現在又可以玩球了！”

他一整夜沒有睡覺。他在左思右想。清晨一早，他就穿好衣服，跑到中園去。

天還冷，有霧。發着新鮮的泥土氣。牆壁外面，喜鵲在白楊樹上吵嚷。

他打着寒噤。他悄悄的走近籬垣去，望一望樓窗。玻璃顯出淡紅色，微微的發閃，好像小河裏的水。窗門後面是一點響動也沒有。

他沿着籬垣，找尋那木棒。木棒已經沒有了。到處散着木片和樹皮。

木棒不見了。但錶的位置，他是很容易找出來的。

他站在籬垣旁邊，推測道：

“這裡是教員坐着看書的。那里是孩子們在玩的。這裡是我……”

他向周圍一看，蹲了下去，用一枝木棒掘起泥土來。他掘成一個深到肘彎的洞，就伸進手去。不錯：他的指頭觸着了一個滑滑的小包。

他連忙把牠掏出，捏在手裏，站了起來。用木片填好了洞，跑進屋子裏去了。

他坐在迴廊裏的一個窗臺上。定了神，打開那布片。

經過了很久的時光，金子却依然沒有鏽。恰如那時一樣，太陽一般地在他的手裏發光。然而他覺得這錶變小了。變輕了…很輕……奇怪。

他在思索，驚奇。

他把錶放在耳朵邊。沒有聲響。他開開了錶蓋。不走了。指針停在八點二十分前的地方。

這更奇怪了。

“這怎麼能呢？”他想。“經過這麼多的時光。過了一整年了，這錶却還走不到一個鐘頭麼？”

太陽忽然射進玻璃來。他喫了一驚，把錶塞在袋子裏。

牠却一下子變得重了。牠墜下袋子去，還貼着他的腿。

彼蒂加走過迴廊去。和他迎面來了魯陀爾夫·凱爾烈支。

他微笑着。太陽照在他的白的單衫上。他手裏拿着一個火鉗。

“噯！”他說。“晨安！同去罷，生火爐去！你可以麼？”

“不成！我得到經濟處去——稱麵包。”

他走進了經濟處。

彼蒂加然而沒有逃。不逃了……去年的夏天，他也曾夢想過。但現在……現在是完全兩樣了。

在他頭裏的，現在已經是別樣的東西。這至多不過使他覺得奇特：逃走麼？爲什麼呀？那里去呢？

然而錢是在的。他到底真的得到該死的寶貝了。

這總得定一個結局。

他天天把錢裝在袋子裏，不住的在思索：怎麼辦呢？

他想索性拋掉牠。但這太糟塌了。還給庫兌耶爾罷？但他住在那里呢？再也看不見他了。好像消在土裏了。

各種的思想在苦惱他，而袋子裏是裝着這討厭的傢伙。

在盛夏中，屋頂要油漆一下。

菲陀爾·伊凡諾維支叫了彼蒂加去，說道：

“請你上李寧大街去，到市立顏料店裏買了綠的顏料來。”

他交給他錢，彼蒂加出去了。

他走過市場旁邊。想到了先前的時候。想到了各種的事迹：扒來的重要物件，蛋餅，青魚。

他忽然聽到一聲哨子。人們在奔跑。

他們跑向市場的中間，一面猛烈的叫道：

“捉賊！ 抓住他！”

彼蒂加也夾着跑過去。在追誰呢，他現在能夠看見了。是一個萬分齷齪的少年。當這少年拚命飛跑，突然轉彎的時候，彼蒂加看到了蒙着的一隻眼。

“畢塔珂夫！” 畢塔珂夫跑得更快了。

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腳。所有的人們立刻落在後面了，只有彼蒂加還是跟住他。

彼蒂加叫道：

“畢——塔——珂夫！” 終於追着了。

他抓住了他的肩頭：

“站住！ 對我，你不跑罷！”

畢塔珂夫回轉來，一拳頭打在他的胸膛上。

“昏蛋！” 彼蒂加叫道，“昏蛋！ 不要打！”

畢塔珂夫跳後一步，注視着彼蒂加。他全身在發抖。

彼蒂加說道：

“哪？ 你不認識我？”

“不，” 畢塔珂夫喘着氣。

“在教養院裏。 你不記得？”

“哦！ 現在我知道了。 是那飯桶！”

他又走了。他爲了疲乏，顫抖着。

彼蒂加堅韌的跟着他。

“你還記得木頭的事情麼？”

“木頭？…… 哦哦，我知道…… 怎麼樣呢？”

他又走了。總是繞彎，走着很狹的小街…… 他想跑到市外去。

彼蒂加不倦的跟着他。

“畢塔珂夫！”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畢塔珂夫，停下來！ 不要這麼跑。”

畢塔珂夫站住了。他屏住了呼吸。

“嗒…… 鬼！ 什麼事？”

“你記得木頭麼？”

“記得的。 怎麼樣呢？”

“你在怪我不好麼？”

“爲什麼呀？”

“原諒我罷。 這全是我的罪過。 我都裝在你身上了……”



於是他講述了木頭的事情。畢塔珂夫大笑起來了。他笑得至於繃帶從眼睛上滑下來。

“昏蛋！”他說。“孱頭！什麼叫作你的罪過？我確是的……那一回，我在夜裏是弄了十七棵木頭給市外的娘兒們的……”

“你撒謊！”彼蒂加喝道。“你騙人！你真的幹了的？”

“自然。十七棵樹幹子！你在怎麼想呀？你以為我是無緣無故，進了感化院的罷？為什麼呢？不過看起來好像是這樣……”

彼蒂加驚奇得幾乎莫名其妙了。

“你全不怨恨這事罷？你願意回到教養院去麼？”

畢塔珂夫微笑了一下。他於是鄭重其事的說道：

“不行的，我的乖乖。我坐過監牢了。有誰坐過一回監，就永遠不能進小孩子們的教養院去的。你懂了沒有？”

他敲幾下彼蒂加的前額，又踉踉蹌蹌的走了。

他突然回轉身。臉色發了青，兇猛地向彼蒂加奔過來。他的眼睛在發閃。

彼蒂加平靜的站着。他的想頭是潔白的。

“什麼事呀？”他問。

“那個東西！”畢塔珂夫說着，向他逼近了。“拿出錢來！”他在他的胸膛上給了很重的一下。

“什麼？！”彼蒂加幾乎要倒下去。他踉蹌了。他的眼前，

所有的東西都打起旋子來 籬垣呀，路燈呀，房屋和畢塔珂夫呀。
他的舌頭也不靈了。

“哪？”畢塔珂夫重複說。“不懂麼？ 拿出錢來！”

“什麼錢？”彼蒂加吃着嘴。“錢？”

“你明白的！”畢塔珂夫更加逼近了他，很快的說道：“你以為我不知道？ 哼，我的乖乖，我都知道。庫兌耶爾都對我講過了……我們在監牢裏，同住了半年。’ 是的，是的。他至今還坐在那里，因為鬧酒。我都知道。 拿出錢來！ 懂麼？”

他立刻用一隻手抓住了他的前胸，別一隻手捏他的咽喉，低聲說道：

“聽不聽？ 拿出錢來！ 不要玩花樣…… 要不然…… 拿出來！……”

他緊緊的捏住了彼蒂加的咽喉，污穢的拳領攔在鼻子上。

彼蒂加捏住着袋子。他摸着。他想拿出錢來了。他很着急。竟不能立刻取出那錢來。

忽然一陣叫喊，吹哨，呼喚，腳步聲。街角上來了一個警察，跟着市場女人和一大羣的人。

“噯哈！”他們叫道。“他在這裡！ 抓住他！”

大家都奔向畢塔珂夫來。抓住了他的領頭。他被捕了。

“他在這裡！ 這賊！”

彼蒂加走掉了。

於是走向市立顏料店去。他又得經過那市場。他又穿過那些賣着蛋餅和青魚，發着麵粉和蔬菜氣味的成排的攤子。他悲哀地走過去。袋子裏的錢，逼得他很兇。

“我的天！我把這東西怎麼辦呢？爲什麼我該把這晦氣東西裝在袋子裏，帶來帶去的呢？”

周圍是喧囂和嘈雜。太陽照在市場的熱鬧光景上。人們湧向攤子去。鳥兒在籠子裏釀成怕人的喧囂。叫化子嚷着歌曲。

一切都很快活！

然而彼蒂加不快活。太陽和唱歌的叫化子，都不能使他高興了起來。他悲哀地走過市場去。”

他忽然看見了一個女孩子。她站在兩個攤子的中間，有一點東西拿在她手裏。

她在請求一個高身材的，帶着眼鏡的人。

那泰沙！這那泰沙，是在派



崙禮拜日和他一同遊過的！這金黃頭髮的娃兒，正在請求那人買她的什麼。

那人嘮叨着，走掉了。

“那泰沙，日安！”彼蒂加叫道。“你在這裏賣什麼呀？”

她抬起眼睛來，喫了一嚇，把東西藏在袋裏了。

“爲什麼這樣的？你爲什麼發急？你怕麼？恐怕你賣的是什麼偷來的東西罷？”

“不的。這不是偷來的。”

“那麼，爲什麼藏起來呢？給我看！”

“不的。這和你不相干。”

“拿出來。我要看看呢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噯哈！那就是偷來的了！你在浴場裏偷了一個刷子，或是什麼地方的一打別針了！不是麼？”

那泰沙不答話。

“或者是你那死了的祖母扒來的襪子……是不是？或者是你的老爸爸搶來的罷？唔？”

那泰沙臉紅了。她快要哭出來，說道：

“這全不是偷來的。他寄給我一封信，叫我賣掉的。我就得來賣。看就是了。我沒有偷。”

她向他伸出手來。一條銀鍊子！鍊子上掛着掛件。小小的象和狗兒，在瑟瑟索索的作響。中間拖着一個梨子形的綠玉。

彼蒂加覺得，在他脚下的地面好像搖動了起來。他快要跌倒了。他跑了許多工夫，原已疲倦了的。畢塔珂夫又在胸膛上給了他沉重的一擊。而現在鍊子又在這裡了，一個人怎麼能受得這許多呢！他拿過鍊子來，定睛的看。五分或是六分鐘。

於是他去掏袋子，拉出那錢來。用了忙亂的手指，把錢掛在鍊子上，遞給那泰沙。

“喂！拿罷！”

那泰沙喫驚得叫起來，連忙接了錢。彼蒂加就回轉身，跑過了喧嚷的市場。過了橋。過了廣場。到了街上。

他跑着，頭也不回。

到市立顏料店了。買了綠顏料。